日知錄集釋

日知錄集釋卷三十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天文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于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若曆法則古人不及近代之密

沈氏曰明世宗實錄嘉靖二年九月戊寅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華湘奏歷代治歷更改不一不數世輒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所致元至元辛巳造授時曆天正冬至歲差迄今不同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己卯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與本監所推不合乞賜中秘歷書及國朝歷志準臣親督中官正周濂等及選諳曉本業善于推算者及今冬至以前諸觀象臺晨昏晝夜推測日晷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記月書候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并日躔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旦夜半中

星七政躔度紫炁月孛羅睺計都等類觀至元辛巳果否有差備錄上之并延訪知曆理一善立差法之人令其參別同異重建曆元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下禮部議請如所奏得旨允其測候訪取秘書報罷神宗實錄萬曆二十三年九月禮部議罷鄭世子載堉所進萬年曆內云近有言曆法差謬當正者然于何正之一日考月令之中星移次應節二差日測二至之日景長短應候日驗交食之分秒起復應時即如世子之言取大統授時二曆相較氣差三日時差九刻在亥子之交則一日在晦朔之交則移一月則弦望亦宜各差一日今似未至此也

樊深河間府志曰愚初讀律書見私習天文者有禁後讀制書見仁廟語楊士奇等曰此律自為民間設耳卿等安得有禁遂以天元玉曆祥異賦賜羣臣由律書之言觀之乃知聖人所憂者深由制書之言觀之乃知聖人之所見者大

梅氏曰心之神明無有窮盡雖以天之高星辰之遠有遲之數千百年始見端緒而人輒知之輒有新法以追其變故世愈降曆愈密而要其大法則定于唐虞之時今夫曆所步有四曰恆星曰日曰月曰五星治曆之具

有三曰算數曰圖象曰測驗之器由是三者以得前四者
曆離朓朒盈縮交蝕遲留伏逆掩犯之度古今作曆者七
十餘家疏密代殊制作各異其法其在可攷而知然大約
三者盡之矣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舜在璣璣玉衡以
齊七政曆者算數也象者圖也渾象也璇幾玉衡測驗之
器也故日定于唐虞之世也曆之最難知者有二其一里
差其一歲差是二差者有微有著非積差而至于著雖壁
人不能知而非其距之甚遠則所差甚微非旨力可至不
能入算故古未有知歲差者自晉虞喜宋何承天祖沖之
隨劉焯唐一行始覺之或以百年差一度或以五十年或
以七十五年或以八十三年未有定說元郭守敬定爲六
十六年有八月回回秦西差法略似而守敬又有上攷下
求增減歲餘天周之法則古差遲而今之差速是謂歲
差之差可謂精到若夫日月之星辰之行度不變人所
有東西南北正視側視之殊則所見各異謂而差亦日
視差自漢及晉未有知之者北齊張于信始測交道有表
裏此方不見食者人在外必反見食宜明本之爲氣
刻時三差而衍曆月服測食晷漏法人四海測
驗二十七所大世有巴航海萬里以元所經山海
之程測北而近北歐邏月食數西里身之說至是
而確是蓋極南年差積測以東差數差里之實驗
以定里差距數逾遠差積逾多而曉然易訛且其爲法既

推之數千年數萬里而準則施之近用可以無惑歷至近日躔變益精以此然余亦謂定于唐虞之時何也不能須知者差之數萬世不易者求差之法古聖人以日之所在不可以目親而器竊也故爲中星以紀之烏火虛昴萬世求歲差之根敬也以日之出入發數不可以一方所見爲定故爲嵎夷昧谷南交朔方之宅以分候之萬世求里差之定法也嗚呼至矣學者知合數千年數萬里之心思耳日以治歷而後成古聖人未竟之緒則當思羲和以後凡能出一新智立一捷法垂之至今者皆有所以立法之故及其久而必變也又皆有所以變之說于是反覆推論無織毫疑似于吾心則吾之心即古聖之心亦即天之心而古今中外之見可以不設而要于至是過此以往或有差變之欲出于今法之外亦可本其常然以演求其變而徐爲修改以底于無弊是則吾輯歷法通考之意也又曰或問律何以禁私習曰律所禁者天文也非歷也日二者興乎曰以日月暈珥彗孛飛流芒角動搖預驗吉凶者天文家也本躔離之行度中星之次以察發數進退敬授民事者歷家也漢藝文志天文廿一家歷譜十八家判然二矣且私習之禁禁其妄言禍福惑世誣民耳若夫日月星辰有目其睹古者率作興事皆用爲候又何禁焉自梓愼裨竈之徒以星氣言事應始有熒辭之古而說有驗有不驗惟子産昭子深明理數之實乃有以折服矯誣之論故歷

學大著則識祥小數無所依而自不行曰其說可得聞乎
曰古之圜疏所步或多不敎求其說不得而其占家得以附
會于其閒是故日月之過交則食以實會視會爲斷有常
度也而古歷求精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占日食必
于朔也而古用平朔有食在晦二之占月行有遲疾日行
有盈縮皆一定之數可以小輪爲法也而古惟平度占曰
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朓則侯王其舒朔而月見東方謂
之仄慝仄慝則侯王其肅月行陰陽圈以不足廿年而周
其交也于黃道其交之半也則出入黃道之南北五度有
奇皆有常也而古占曰日天有三門猶房四表房中央曰天
街南閒日陽環北閒日陰環月由天街天下和平陽道主
喪陰道主水夫黃道且有歲差況月道出入黃道時時不
同而欲定于房中央不已謬乎月出入黃道既有南北而
其與黃道同升又有正升斜降斜升正降之殊故月始生
有平有偃而古占日月始生仰天下有兵偃有兵兵罷無
兵兵起月于黃道有南北一因也正斜升降二因也盈縮
遲疾三因也南北里差見月有早晚四因也故月初見有
初二初三之殊極其變則有朔初四之異而古占曰當見
不見不當見而見食日者月不闕雲氣而占曰食而數日
日已有謂日大月小日高月卑人所見之日月大小略等
者乃其遠近爲之非本形也然日月之行各有最高卑而
影徑爲之異故有時月正掩日而四面露光如環而占以

金環食爲陽德盛五星有遲疾留逆而古唯知順行占以
逆行爲災曰未當居而居當去不去當居不居未當去而
夫皆變行也五星之出人黃道亦如日月故所犯星座可
預求而古無緯度占爲失黃爲之例日凌曰犯曰罰曰食
日掩日合日句己日閏鏡行星摩黃道不過八度則中宮
紫微次外宮距遠之星必五犯理而古書皆有之近有著
賢相通占者刪去黃道極無之星亦既知其非矣至于恆
星有定數亦行定距而古遠者無儀器以知其度又不知星
座出入地平有蒙氣之差者以橫斜視差安謂移動于是
曰王良策馬車騎潲野天或直則地維坼泰階平人主有
福中州以北去北極近老鈎星遠而近濁不常見古日老
人星見王者多詩以二分人候之江南老人星高三時皆
見而猶歲以二分占星谿日星誡此其仍訛習欺尤大彰
明者矣日然則占驗可發疏貢天變不足畏邪曰惡是何
言也吾所謂辨惑辨其謹乎將夫王者遇災而懼側身修
省以答天戒固欽若之精也若古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
夫德刑困不以日月之食而始修也過其變加警
揚焉此則理之當然非以數之有常而或懈也

日食

劉向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連三年比食

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余所見崇禎之世十七年而八食（原注二年五月乙酉朔　四年十月辛丑朔　七年三月丁亥朔　九年七月癸卯朔　十年正月辛丑朔　十二月乙未朔　十四年十月癸卯朔　十七年八月丙辰朔）與漢成略同而稠急過之矣然則謂日食爲一定之數無關於人事者豈非溺於疇人之術而不覺其自蹈於邪臣之說乎

春秋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愼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非也夫日月之在於天莫非一定之數（沈氏曰談遷國榷李天經曰太陽行黃道中線內迨二分而黃道與赤道相交是爲同道二至則過赤道內外各二十三度是謂相過又日過赤道二十三度則爲眞

至兩道相交于一綫則爲眞分今日節變之差皆由推測不能準此耳

然天象見於上而人事應於下矣爲此言者殆於後世以天變不足畏之說進其君者也漢書五行志亦知其說之非而依違其間以爲食輕不爲大災水旱而已然則食重也如之何是故日食之咎無論分至陸氏曰西學絕不言占驗其說以爲日月之食五緯之行皆有常道常度豈可據以爲吉凶此殊近理但七政之行雖有常道常度然當其時而交食凌犯亦屬氣運國家與百姓皆在氣運中固不能無關涉也此如星命之家談五星之恩仇五星之行與人無與然值之者亦皆有微驗況關命之大乎或以爲西學有所慎而不言則得之矣

月食

日食月揜日也月食地揜月也今西洋天文說如此自其法未入中國而已有此論陸文裕金臺紀聞曰嘗聞西域

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正掩日輪上則月爲之食南城萬實月食辨曰凡黃道平分各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對衝處必爲地所隔望時月行適當黃道交處與日正相對則地隔日光而月爲之食矣按其說亦不始於近代漢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載續漢天文志中俗本地字有誤作他者遂疑別有所謂闇虛而致紛紛之說原注宋史天文志曰火外明其對必有闇氣大小與日體同者非

静樂李鱗習西洋之學述其言曰月本無光借日之照以爲光曜至望日與地日爲一線月見地不見日不得借光是以無光也或曰不然嘗有一年月食之時當在日没後

乃日尙未沈而出地之月已食矣東月初升西日未沒人兩見之則地固未嘗遮日月也何以云見地不見日乎答曰子所見者非月也月之影也月固未嘗出地也何以驗之今試以一文錢置虛器中前之卻之不見錢形矣卻貯水令滿而錢見則知所見者非錢也乃錢之影也日將落時東方蒼蒼涼涼海氣升騰猶夫水然其映而升之亦月影也如必以東方之月爲眞月則是以水面之錢爲眞錢也然乎否乎又如漁者見魚浮水面而投叉刺之必稍下於魚乃能得魚其浮於水面者魚之影也舟人刺篙其半在水視之若曲焉此皆水之能影物也然則月之受隔於地又何疑哉楊氏曰以火近火而光奪此精不可有二之說也金水內景此開虛之說也地影之云最

爲明

哲

歲星

吳伐越歲在越故卒受其凶苻秦滅燕歲在燕故燕之復建不過一紀二者信矣慕容超之亡歲在齊而爲劉裕所破國遂以亡豈非天道有時而不驗邪是以天時不如地利

歲星固有居其國而不吉者其行有贏縮春秋傳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史記天官書已居之又東西去之國凶淮南子當居不居越而之他處以近事考之歲星當居不居其地必有殃咎原注考授時曆段日歲星未有不退之時但晨退四十六日夕退四十六日各有奇共止得九度七十六分有奇而十二宮大約各三十度以出宮爲災不出宮不爲災也

五星聚

史言周將代殷五星聚房齊桓將伯五星聚箕（原注沈約宋書天文志云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於房）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唐天寶九載八月五星聚尾箕大曆三年七月五星聚東井宋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奎（原注景德四年六月司天監言五星聚而伏于鶉火）淳熙十三年閏七月五星聚軫元太祖二十一年十一月五星聚見於西南明嘉靖三年正月丙子五星聚營室天啓四年七月丙寅五星聚張（原注丙寅月之十四日日在張九度木十六度火七度土三度金三度水一度凡聚者四日）占曰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考之前史所載惟天啓不吉蓋元宗之政

荒矣或曰漢從歲宋從塡唐從熒惑云〔梁氏曰〕古今難謂五星聚非吉祥乃兵象爲秦亡之應因歷引唐世五星聚爲証其大者天寶九年五星聚燕禍至累世通鑑不載漢五星聚東井事良是

四星之聚占家不以爲吉驗之前代于張光武帝漢〔原注〕蜀志劉豹等言建安二十一年太白熒惑塡星常從歲星于牛女中宗紹晉〔原注〕晉書懷帝紀永嘉六年七月歲星熒惑太白聚于斗牛天文志同但云聚于牛女而元帝紀則云永嘉中歲塡熒惑太白聚牛女之間一云四星一云三星不同庾信哀江南賦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于觜參神武王齊于危文宣代魏于東井肅宗復唐于張高祖王周皆爲有國之祥也故漢獻帝初韓馥以四星會于箕尾欲立劉虞爲帝唐咸通十年熒惑塡星太白辰星會于畢昴詔王景崇被袞冕軍府稱臣以厭之然亦有不同者如慕容超之滅

四星聚奎婁姚泓之滅四星聚東井（原注）至德二載四月壬寅四星聚鶉首後晉天福五年術士孫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勸南唐主巡東都宋靖康元年太白熒惑歲塡四星合于張嘉熙元年太白歲辰熒惑合于斗詔避殿減膳以圖消弭此則天官家所謂四星若合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而不可泥於一家之占者矣

海中五星二十八宿

漢書藝文志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海中者中國也故天文志曰甲乙海外日月不占

蓋天象所臨者廣而二十八宿專主中國故曰海中二十八宿

星名

今天官家所傳星名皆起於甘石如郎將羽林三代以下之官左更右更三代以下之爵王良造父三代以下之人巴蜀河間三代以下之國春秋時無此名也

人事感天

易傳言先天後天考之史書所載人事動於下而天象變於上有驗於頃刻之間而不容遲者宋武帝欲受晉禪乃集朝臣宴飲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叩扉入見請還都謀禪代之事及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

文今始驗矣隋文帝立晉王廣爲皇太子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唐玄宗爲臨淄王將誅韋氏與劉幽求等微服入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道如此時不可失文宗以右軍中尉王守澄之言召鄭注對于浴堂門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然則荊軻爲燕太子丹謀刺秦王而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昭王畫長平之事而太白食昴固理之所有孟子言氣壹則動志其此之謂與趙氏曰上古之時人之禨天甚近易所言皆天道尚書洪範備言五福六極之徵其他詔誥亦無不以惠迪從逆爲吉凶春秋記人事兼記天變蓋猶是三代以來記載之法非孔子所創也漢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觀五行志所載天象每一變必驗一事推旣往以占將來雖其中不免附會然亦非盡空言也昌邑王數出微行夏侯勝諫曰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時霍

光方與張安世謀廢立疑安世漏言召問勝勝對洪範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謀上者光安世大驚宣帝將祠昭帝廟旄頭劍落泥中刃向乘輿帝令梁邱賀筮之云有兵謀不吉上乃還果有任宣子章匿廟間欲候上至爲逆事發伏誅京房以易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先上疏言其將然近者或數月遠或一歲無不屢中翼奉以成帝獨親異姓之臣爲陰氣太甚極陰生陽恐反有火災未幾孝武園白鶴館火是漢儒之言大者實有驗于人故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著明無復忌諱翼奉謂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變見于星氣猶人之五藏六體藏病則氣色發于面體病則欠伸動于貌也言之最切者莫如董仲舒謂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欲止其亂也谷永亦言災異者天所以儆人君過失猶父之明誡改則禍消不改則咎罰是皆援天道以証人事若有杪忽不爽者而其時人君亦多遇災而懼如成帝以災異用翟方進言遂出寵臣張放於外賜蕭望之爵登用周堪爲諫大夫又因何武言擢用辛慶忌哀帝亦因災異用鮑宣言名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罷孫寵息夫躬等其觀天猶有影響相應之理故應之以實不以文降及後世機智競與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而天無權即有志圖治者亦無復有求端於天之意故自漢以後無復援災異以規時

政者覽天自天人自人空虛寥廓與人無涉抑思孔子修春秋災異無大小必書如果與人無涉聖人亦何事多言哉

黃河清

漢桓帝延熹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明年帝崩靈帝以解瀆亭侯入繼隋書言齊武成帝河清元年四月河濟清後十餘歲隋有天下隋煬帝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十二年龍門河清後二歲唐受禪金衞紹王大安元年徐沛黃河清臨洮人楊珪上書亦引襄楷之言後四歲宣宗立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戊辰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

百餘里皆淸凡七日而明太祖興至先朝尤驗正德河淸世宗以興王即位泰昌河淸崇禎帝以信王即位

妖人闌入宮禁

自古國家中葉多有妖人闌入宮禁之事固氣運之兆亦是法紀廢弛所致如漢武帝征和元年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渭水虒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尙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得綏和二年八月庚中鄭通里男子王褒（原注師古曰鄭縣之通里）衣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收縛

考問褒故公車大誰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後漢靈帝光和元年五月壬午有人白衣入德陽門言梁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中黃門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宮禁落屋讙呼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晉惠帝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原注五行志干寶曰夫禁庭尊秘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之之妖也）成帝咸康五年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絳衣詣止車門上列爲聖人使求見天子門候受辭辭稱姓呂名賜其言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令命可爲天下母奏

閽即伏誅并下晉陵誅可秦苻堅時有人入明光殿大呼
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
陳後主爲太子時有婦人突入東宮大言曰畢國主唐高
宗永隆二年九月一日萬年縣女子劉凝靜乘白馬著白
衣男子從者八九十人入太史局升令廳牀坐勘問比有
何災異太史令姚元辨執之以聞是夜彗見西方天市中
長五尺武后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
天門至通天宮閽者及仗衛不之覺睿宗太極元年狂人
段萬謙潛入承天門登太極殿升御牀自稱天子呼宿衛
兵士令稱萬歲德宗貞元八年二月丁亥許州人李狗兒
持杖入含元殿擊欄檻擒得伏誅敬宗原注即位長慶四年三

月戊辰狂人徐忠信闌入浴堂門杖四十配流天德文宗開成二年十一月癸亥（原注新書作太和二年十月）狂人劉德廣突入含元殿詔付京兆府杖殺之宋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帝在揚州郊祀後數日有狂人具衣冠執香爐攜絳囊拜於行宮門外自言天遣我爲官家兒書於囊紙刻於右臂皆是語鞫之不得姓名帝以其狂釋不問孝宗淳熙十四年正月紹興府有狂人突入恩平郡王第升堂踐王坐曰我太上皇孫來赴郡鞫訊終不語元順帝至正十年春京師麗正門樓斗栱內有人伏其中不知何自而至遠近聚觀之有旨取付法司鞫問但云薊州人詰其所從來皆惘若無知乃以不應之罪笞之忽不知所在史家並書之以爲

異先朝景泰三年五月癸巳朔以明日立太子具香亭於奉天門有一人自外徑入執紅棍擊香亭曰先打東方甲乙木內使執之命付錦衣衛亦書於英宗實錄然未有若萬曆四十三年張差一事宮中府中幾成莫解之禍更歷五朝流言未息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之矣

周禮閽人職云奇服怪民不入宮注曰怪民狂易是則先王固知其有此事而豫爲之防矣（原注：愚按讀日知錄曰怪民未有不奇服者觀漢江充可悟）

詐稱太子

建炎南渡有詐稱徐王棣者詐稱信王榛者詐稱越王偲次子者詐稱淵聖第二皇子者詐稱榮德帝姬者詐稱柔福帝姬者莫不伏法訖無異言乃宏光時王之明一事中

外流言洶洶不息藩鎮稱兵遂以藉口至今民間猶有疑以爲眞者此亦亡國之妖也已

衞太子自殺於湖武帝爲築歸來望思之臺事狀明白十年之後猶有如成方遂之乘黃犢車詣北闕吏民聚觀至數萬人公卿莫敢發言者況値非常之變事未一年吾君之子天下屬心衆口謹騰卒難徧喻者乎寄之中城獄舍不加刑鞫是爲得理不可以亡國之君臣而加之誣詆也

晉會稽王道子爲桓元所害以臨川王寶子修之爲道子嗣尊妃王氏爲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原注道子世子)子秀熙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爲嗣於是修之歸於別第劉裕意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羡奴勺藥也竟坐棄市太

妃不悟哭之甚慟〔原注〕本傳近時之論多有似乎此者

外國天象

昔人言朔漠諸國唯占於昴北亦不盡然〔原注〕晉志云是時雖二石僭號而其強弱常占於昴不關太微紫宮考之史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死熒惑守心而石虎死孛星太微大角熒惑太白入東井而苻生弑彗起尾箕掃東井而燕滅秦彗起奎婁掃虛危而慕容德有齊地太白犯虛危而南燕亡熒惑在匏瓜中忽亡入東井而姚秦亡熒惑守心而李勢亡熒惑犯帝座而呂隆滅月掩心大星而魏宣武弑熒惑入南斗而孝武西奔月掩心星而齊文宣死彗星見而武成傳位彗星歷虛危而齊亡太白犯軒轅而周閔帝弑熒惑入軒轅而明帝弑歲星

掩太微上將而守文護誅熒惑入太微而武帝死若金時則太白入太微而海陵弑白氣貫紫微而高琪殺胡沙虎彗星起大角而哀宗滅其他難以悉數夫中國之有都邑猶人家之有宅舍星氣之失如宅舍之有妖祥主人在則主人當之主人不在則居者當之此一定之理而以中外爲限斷乃儒生之見不可語於天道也

魏明帝問黃權曰天下鼎立何地爲正對曰當驗天文往者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無事此其徵也晉康帝建元元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虎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皁白之微

也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邪

星事多凶

淮南王安以客言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謀爲畔逆而自剄國除眭孟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而以祅言誅趙廣漢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即上書告丞相罪而身坐要斬甘忠可推漢有再受命之運而以罔上惑衆下獄病死弟子夏賀良等用其說以誅齊康侯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爲王莽所殺卜者王況以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爲李焉作讖書十餘萬

言莽皆殺之國師公劉秀女愔言宮中當有白衣會乃以自殺西門君惠語王涉以國師公姓名當爲天子遂謀以所部兵劫莽事發被誅王郎明星圖讖以河北有天子氣而以僭位誅死襄楷言天文不利黃門常侍當族滅而卒陷王芬自殺劉焉聞董扶言益州有天子氣求爲益州牧而以天火燒城憂懼病卒子璋降於昭烈孔熙先推宋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江州當出天子而卒與范曄等謀反棄市并害彭城王郭黁言代呂者王又言涼州分野有大兵故舉事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而卒之代呂隆者王尚又言滅秦者晉遂南奔秦人追而殺之劉靈助占爾朱當滅又言三月末我必入定州遂舉兵以三月被擒

斬於定州苗昌裔言太祖後當再有天下趙子崧習聞其說靖康末起兵檄文頗涉不遜卒以貶死成祖永樂末欽天監官王射成言天象將有易主之變孟賢等信之謀立趙王高燧並以伏誅是數子者之占不可謂不驗而適以自禍其身是故占事知來之術惟正人可以學〔胡氏曰〕攷受命之符五經皆無是說其起於東漢乎何以徵之讖之亡也孛收告之秦之亡也華陰神告之漢之劉曜之亡也浮圖相輪告之苻堅之亡也武庫兵器告之此皆有物憑焉蓋改革之際必大殺戮而後定先事死者皆無罪之人天心所哀也彼鬼神者宜二氣之化為驗天下有必亂之形是以起而告人俾知趨避非故為靈爽以自詫也若夫天下大亂豪傑並起皇矣上帝必擇愛人之尤者而後授以天下漢之二祖當天下大亂能愛天所生之民是以天命歸之項羽樊崇有天下大半不愛天所生之民是以天命去之兵起數年之間天下心決于用兵之際非可前定者此其事鬼神何由知之故鬼神能言亡國之徵不能言受命之人也光武為符命之說以自神故自此以後不軌之徒多假符命或眾

如山賊張滿屯兵敗被執猶曰讖文誤我則光武啓之也且牧野之師勇不鼓於躍魚武鬭之入鋒不礪乎擊蛇黃星起四紀以前似有乖于助順野雉鳴神祠之側亦何當於興賢況張掖石瑞在晉爲符在魏爲妖青蓋入洛燕馬飲渭不爲時巡而爲降旗赤精之讖祥發濟陽而賀良不知僵柳之書兆成公孫而眭孟未識由是觀之彼李守之占西門君惠之語如梟鳴彈丸之側龜語緡罟之内適自速其斃爾天之愛人甚矣豈留此影響妄誕疑誤無知之人駢首就戮必不然矣

漢書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原注）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又曰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原注）藝文志 蜀漢杜瓊精於術學初不視天文無所論說譙周常問其意瓊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後魏高允精

於天文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北齊權會明風角玄象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惟有一子亦不授此術薛氏曰歷數難而易占驗易微非理明心細者不能窺其門戶然有成法可按而知占驗則占書具在然以二十一史觀之或同一災變而事應各異或災變甚大而絕無事應非心通造化未足以語此矣

石虎之太史令趙攬以天文死苻生之太醫令程延以方脉死故淮南子曰好事者未嘗不中原注注中傷也

圖讖

史記趙世家扁鵲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孫支書

而藏之泰識於是出矣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然則讖記之興實始於秦人而盛於西京之末也（原注）褚先生三代世表論引黃帝終始傳始皇備匈奴而亡秦者少子胡亥漢武殺中都官詔獄繫者而即帝位者皇曾孫病已苻生殺魚遵而代生者東海王堅宋廢帝欲南巡湘中而代子業者湘東王彧齊神武惡見沙門而亡高者宇文周武殺紇豆陵而篡周者楊堅（原注）見隋書王劭傳隋煬族李渾而禪隋者李淵唐太宗誅李君羡而革唐者武后周世宗代張永德而繼周者藝祖（胡氏曰攻古占測之學信而有徵者善然雖有徵無益禍福之定數也漢建始三年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谷永曰但日食則妾不見但地震則后不見二者俱發明同事異人杜欽曰日食中宮之部地震掖庭之中此必適妾爭寵而為害者欽永同

辭皆知致災者二人一正后一嬖妾炯然在目但不能言其名氏爾厥後昭儀姊妹非二人予所謂信而有徵也然而妨嗣傷主之害不在日食地震時而在永始元延之間與教和之未相距廿有餘年當二異俱發適有一許后代之受其譴責卒朝泰然以為咎在許后矣永等不能言其非許后也所謂無益禍福之定數也變色入宮處耳目之前妨繼嗣傷聖躬在二紀後告戒則為日太早徵應則為期人遠此天心之不可知也李淳風謂太宗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宮中淳風之術豈似愛于永欽要之不能指其人而去之雖知其人未必敢斥言也雖斥言之未必能決去也其實一也故曰信而無益也

孔子閉房記

自漢以後凡世人所傳帝王易姓受命之說一切附之孔子如沙丘之亡卯金之興皆謂夫子前知而預為之讖其書蓋不一矣魏高祖太和九年詔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舊唐書王世充

傳世充將謀篡位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乃上孔
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釋云隋楊姓也干一
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世充大悅詳此
乃似今人所云推背圖者今則託之李淳風而不言孔子
原注隋書藝術傳臨孝恭著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

百刻

一日十二時計刻則以百刻爲日今歷家每時有十刻則
一百二十刻矣何以謂之百刻乎曰歷家有大刻有小刻
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謂之大刻合一
日計之得九十六刻其不盡者置一初初於初一之上置
一正初於正一之上謂之小刻每刻止當大刻六分之一

合一日計之爲初初者十二爲正初者十二又得四大刻合前爲百刻

宋王逵蠡海集言百刻之說每刻分爲六十分百刻共得六千分散於十二時每時得五百分如此則一時占八刻零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卻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分也困學紀聞所載易氏之說亦同

周禮挈壺氏注漏箭晝夜共百刻原注刻字始見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詔曰神光竝見燭燿齋宮十有餘刻又曰鸞鳳集長樂宮東闕樹上飛下止地留十餘刻禮記樂記百度得數而有常注百度百刻也靈樞經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節隋書天文志昔黃帝

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於晝夜〔正氏曰〕昭五年傳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凡數以十計者古皆以甲乙爲次而十時則自日中以至日昳其序自日中而逆數至食時又逆至旦時若以分十二時計之乃以午辰寅丑子亥戌酉申未爲十位一二三四之次古但以晝夜各分五時耳梁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爲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原注〕漢哀新莽以百二十刻爲日梁武以九十六刻爲日〔錢氏曰〕今法用九十六刻爲日蓋本於蕭梁是知每辰得八刻仍有餘分者古法也五代史馬重績傳重績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爲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

請依古改正從之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監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玉海每時初行一刻至四刻六分之一爲時正終八刻三分之一則交入次時國史志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一擊鼓八鼓後進時牌餘二十分爲雞唱唱絕擊一十五鼓爲時正

雨水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始雨水者謂天所雨者水而非雪也今歷去此一句嫌於雨水爲正月中氣也鄭康成月令注曰夏小正正月啓蟄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疏引漢書律歷志云正月立春節

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歷改驚蟄爲二月節也然淮南子先雨水後驚蟄則漢初已有此說原注逸周書周月解春三中氣雨水春分穀雨而蔡邕月令問答云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震原注今作振在正月也仲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是則三統未嘗改雨水在驚蟄之前也改之者四分歷耳梁氏曰古歷以驚蟄居雨水之前穀雨居清明之前自漢迄今雨水先于驚蟄依清明先于穀雨攷禮月令疏謂劉歆更改氣名洪容齋春秋疏謂太初時改二說皆非也漢志歲術是依劉歆三統歷所載節氣與古不殊則氣名之改不但非始太初并非始于子駿蓋東漢章帝時用四分歷乃改之司馬彪續志可證故康成月令注云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漢志注云今日雨水今日驚蟄今日清明今日穀雨鄭班二公處于孝章改歷之後特注以明之

蜀蔡邕月令問荅謂四分仍用三統以驚蟄先雨水不解何以歧異記疏誤也今二月閒尚有雨雪唯南方地煖有正月雨水者（原注）南史宋孝武帝紀大明元年正月庚午都下雨水蓋以雨水爲異 左傳桓五年啓蟄而郊注啓蟄夏正建寅之月夏小正正月啓蟄（原注）王應麟曰改啓爲驚蓋避景帝諱 則當依古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爲是（原注）律歷志又先穀雨後清明

五行

淮南子五行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抱朴子引靈寶經謂支干上生下曰寶下生上曰義上克下曰制下克上曰伐上下同曰專以保爲寶以困爲伐今歷家承用之

建除

建除之名自斗而起始見於太公六韜云開牙門常背建向破越絕書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戶淮南子天文訓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午為定未為執申為破酉為危戌為成亥為收子為開丑為閉漢書王莽傳十一月壬子直建戊辰直定蓋是戰國後語史記日者傳有建除家陸學傳曰抱樸子入名山以甲子開除日斗十字輪迴得古有之亦月與日相直也解縉封事言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種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書臣料唐宋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

艮巽坤乾

歷家天盤二十四時有所謂艮巽坤乾者不知其所始按淮南子天文訓曰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蹏通之維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加十五日指丙則芒

種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蹏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五日指子所謂報德之維常羊之維背陽之維蹏通之維即艮巽坤乾也後人省文取卦名當之爾

太一錢學博曰紫宮太一即耀魄寶故隋志云北極大星太一座也又曰歷家謂之太歲

太一之名不知始於何時原注呂東萊大事記曰古之醫者觀八風之虛實邪正以治病

因有太一九宮之說黃氏日鈔注呂氏春秋太一曰此時未爲神名也楊氏曰天禮必本於太一此所始也又楚辭有東皇太一稱之爲上皇　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爲太一常居原注周禮注昊天上帝又名太一　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此太一之祠所自起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原注河圖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央從横十五故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惠氏曰案九宮之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北九南三東七西四東南六西北二西南八東北五居中方位與說卦同乾鑿度所謂四正四維

皆合于十五是以五乘十即大衍之數劉牧謂之河圖宋魏小數謂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易乾鑿度九宮之法自有易以來諸易師未有以此爲河圖者鄭元注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原注地神疑作北辰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坤宮又自此而震宮既又自此而巽宮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乾宮自此而兌宮自此而艮宮自此而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一之宮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終於離宮也原注後漢黃香作九宮賦南齊書高帝紀案太一九宮占歷推自漢高帝五年至宋順帝昇明元年太一所在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九宮者一爲天蓬以制冀州之野二爲

天內以制荆州之野三爲天衝其應在青四爲天輔其應在徐五爲天禽其應在豫六爲天心七爲天柱八爲天任九爲天英其應在雍在梁在兖在揚天衝者木也天輔者亦木也故木行太過不及其眚在青在徐天柱金也天心亦金也故金行太過不及其眚在梁在雍惟水無應宮也此謂以九宮制九分野也山堂考索漢立太一祠即甘泉泰畤也唐謂之太清紫極宮宋謂之太一宮宋朝尤重太一之祠以太一飛在九宮每四十餘年而一徙所臨之地則兵疫不興水旱不作在太平興國中太宗立祠於東南郊而祀之則謂之東太一在天聖中仁宗立祠於西南郊而祀之則謂之西太一在熙寧中神宗建集禧宮而祀之

則謂之中太一

宋史劉黻傳言西太一之役佞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有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原注當作西南）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耶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謬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

正五九月（閻氏曰宋王勉夫野客叢書救正五九月爲忌月其說尤詳當參閱）

唐朝新格以正五九月爲忌月今人相沿以爲不宜上任考唐書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詔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得行刑禁屠殺（原注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道教沖虛至德去其殘殺四時之禁無伐麛卵三驅之化不取前禽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茲道朕祗膺靈命撫遂羣生言念亭育無忘鑒寐殷帝去

剩度運前修齋王拾斗實符本志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白居易在杭州詩曰仲夏齋戒月三旬絕腥羶雲麓漫鈔曰釋氏智論云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唐太宗崇其教（原注）太宗當作高祖故正五九月不食葷百官不支羊錢其後因此遂不上官菽園雜記謂新官上任應祭告神祇必須宰殺故忌之也愚按正五九月不上任自是五行家言不緣屠宰其傳已久亦不始於唐時南齊書張融傳攝祠部倉部二曹倉曹以正月俗人所忌太倉爲可開不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北齊書宋景業傳顯祖將受魏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顯祖大

悅〔原注南史王鎮惡傳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其祖猛日昔孟嘗君以惡月生而相齊是以五月爲惡月〕又考左傳鄭厲公復公父定叔之位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而顏師古注漢書李廣數奇以爲命隻不耦〔原注段會宗傳亦足以復歷門之跡應劭曰跡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爲歷門又坐法免爲跡隻不耦也　霍去病傳諸宿將常留落不耦〕是則以雙月爲良隻月爲忌喜耦憎奇古人已有之矣〔原注後漢書桓譚傳言卜數隻偶之類蓋古已有此術遼史正旦日上於幄閒擲米團得隻數爲不利〕

冊府元龜德宗貞元十五年九月乙巳詔自今二月一日九月九日每節前放開屠一日〔原注中和重陽二節〕

唐人正五九月齋戒不禁閏月白居易有閏九月九日獨飲詩云自從九月持齋戒不醉重陽十五年是閏九月可以飲酒也

册府元龜載唐開元二十二年十月勅曰道家三元誠有科誡朕嘗精意禱亦久矣而初未蒙福念不在茲今月十四日十五月是下元齋日都內人應有屠宰令河南尹李適之句當總與贖取其百司諸厨日有肉料亦責數奏來并百姓間是日並停宰殺漁獵等兼肉料食自今以後兩都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宜禁斷又舊唐書武宗紀會昌四年春正月乙酉朔勅齋月斷屠出於釋氏國家創業猶近梁隋卿相大臣或沿茲弊皷刀者旣獲厚利糾察者潛受請求正以萬物生植之初宜斷三日列聖忌斷一日仍準開元二十二年勅三元日各斷三日餘月不禁此則道家之說乃正七十月而

非正五九月又與武德二年之詔不同原注今人所謂三官齋用此

後漢書南匈奴傳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此與三隻月同

古今神祠

史記封禪書言秦雍旁有百數十祠而陳寶尤著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光煇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雊又云雍菅廟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自西京以下而秦時所奉之神絕無影響後漢劉盆子傳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琅邪王京

傳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祀神數下言宮中多不便利魏書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為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到濟南（原注時為濟南相）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祠祀（原注應劭風俗通曰自琅邪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為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為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耀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惟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然考之於史晉時猶有其祠晉書五行志臨淄有大蛇負二小蛇入漢城陽景王祠中慕容德載記德如齊城登營丘至漢城陽景王廟而今亦無其廟宋書元凶劭傳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內啟（原注

郎字稽顙乞恩拜為大司馬封鍾山郡王食邑萬戶加節鉞蘇侯為驃騎將軍原注胡三省通鑑注曰蘇侯神郎蘇峻南齊書崔祖思傳為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緜是諸雜神並除禮志明帝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羣神蔣侯加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鍾山王蘇侯至驃騎大將軍南史齊東昏侯紀迎蔣侯神入宮晝夜祈禱自誅始安王遙光遂加位相國末又號為靈帝車服羽儀一依王者曹景宗傳梁武帝時旱甚詔祈蔣帝神十旬不雨帝怒命載荻欲焚其廟將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阼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

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謁陳書武帝紀十月乙亥即皇帝位丙子幸鍾山祀蔣帝廟宋書孔季恭傳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南齊書李安民傳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廳上八關齋俄而牛死安民亦卒世以神爲祟今南京十廟雖有蔣侯湖州亦有卞山王而亦不聞靈響原注魏書任城王澄除揚州刺史下車毀蔣子文之廟　梁簡文帝集有吳興楚王神廟碑云楚王旣因慈釋教止獻車牛是神牛自武帝時革之也　江總卞山楚廟詩盛祀流百世英威定幾何而梓潼二郎三官純陽之類以後出而反受世人之崇奉關壯繆之祠至徧於天下封爲帝君豈鬼神之道亦與時爲代謝者乎應劭言平帝時天地六宗已下及諸小神凡

千七百所今營窩與泯幸器闕亡蓋物盛則衰自然之道
天其或者欲反本也而水經注引吳猛語廬山神之言謂
神道之事亦有換轉昔夫子答宰我黃帝之問謂生而民
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
曰黃帝三百年烈山氏之子曰柱食于稷湯遷之而祀棄
以帝王神聖且然則其他人鬼之屬又可知矣

春秋之世猶知淫祀之非故衛侯夢夏相而甯子非祀晉
侯卜桑林而荀罃非禱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非祭
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
河非所獲罪也至屈原之世而沅湘之間並祀河伯豈所
謂楚人鬼而越人禨亦皆起於戰國之際乎夫以昭王之

所由祭者而推予欲之可以知風俗之所從變矣原注雲麓漫鈔言自釋氏書入中國有龍王之說而河伯無聞矣

洪武三年六月癸亥詔曰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宜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庶幾神人之

際名正言順於禮爲當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其東嶽祝文曰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詳之再三畏不敢效可謂卓絕千古之見乃永樂七年正月丙子進封漢秣陵尉蔣君之神爲忠烈武順昭靈嘉佑王則何不考之聖祖之成憲也

佛寺

晉許榮上疏言臣聞佛者淸遠玄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戒麤灋尙不能遵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維陽伽藍記有比丘惠凝死去復活見閻羅王閱一比丘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棄官入道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

之力何勞說此付司送入黑門此雖寓言乃居官侫佛者之箴砭也

梁武帝問達磨曰朕自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在彼滲中已有能爲是言者

宋明帝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爲二新安太守巢尙之罷郡入見上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憫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趙氏曰）天下邪教惑人者佛爲最次之則天主教如前後藏準噶爾

喀爾喀蒙古等部悉奉佛教中國亦佛教盛行如丙洋之古里國錫蘭國諸國南洋之占城等國東洋之日本琉球等國皆奉佛教其餘海外諸番則皆奉天主教矣嚴氏曰內蓮教者漢末張齊之遺也錫父子居漢中以妖術或衆其長日祭酒從之者人出米五斗時稱米賊自漢以來歷代皆有其患近聞教中亦有祖師名邑從教者先造供給米若千入教之後教中所獲貨物悉以均分而小小邪術足以盼人故愚者多爲所或然其教以本釋念經持諳戒殺爲名所聚之徒多旋弱不堪職圖演氏曰今肖者蜀之民聚徒劫衆陸梁一腳始則或於自蓮八扑等教法以斬福継因地方官挾制蒲端又以黠者苗氣不犄派及數省横求無藝忿不思忠借起事以避禍邪教之鏷動由此錢氏日向讀流羅祖劾朱文公疏有喫菜事魔之誦不解所謂頃讀李心傳繫年要錄載紹興因年五月起居舍人王居正言伏見兩浙州縣有喫菜事魔之俗方蹤以前法禁向寛而事魔之俗廟末甚械方贓之後法禁愈殿而事魔之俗愈不可勝禁州縣之吏平居坐亂一切不同則已間有貪功或畏事者稍縱跡之則一方之地流血積屍至于盧舍積聚山林雖大之屬焚燒殺數庶有子遺自方職之平至今十餘年問不幸而死者不知幾千爲人矣所宣倒然動心而思欽究其所以然之說也臣間事魔者每鄉每村有一二桀黠謂之魔頭盡錄其鄉村姓名相與詛盟爲

黨凡事魔者不肉食而一家有事同黨之人皆出力以相賑恤蓋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臣以爲此先王導其民使相親相友相助之意而甘淡泊務節儉有古淳樸之風今民之師帥既不能以是爲政乃爲魔頭者竊取以瞽惑其黨使皆歸德于魔于是從而附益之以邪僻害教之說民愚無知謂吾從魔而食易足而事易濟也故以魔說爲皆可信而爭趨歸之此所以法禁愈嚴而愈不可勝禁伏望陛下念民迷之日久下哀矜之詔書使人曉然卹以爲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此自然之理并魔之力而至于邪僻害教如不祭其先之類則事魔之罪也部責監司郡縣責守令宣明詔旨許以自新又擇平昔言行爲鄉曲所信者家至而戶曉之其開有能至誠用心率眾歸善者優加教賞以勵其徒庶淺舊染之俗聞風丕變實一方生靈赤子之幸詔諸路帥憲司措置毋得騷擾生事乃知喫菜事魔即今人所謂邪教也陸游條對狀自古盜賊之興若止因水旱侵饑迫于寒餓嘯聚攻劫則措置有方便可捻定必不能大爲朝廷憂唯是妖幻邪人平時誑惑良民結連素定待時而發則其爲害未易可測伏緣此色人處處皆有淮南謂之二襘子兩浙謂之牟尼教江東謂之四果江西謂之金剛禪福建謂之明教揭諦齋之類名號不一明教尤甚甚至有秀才吏人軍兵亦相傳習其神號曰

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號白衣烏帽所在成社僞經妖像刻板流布以祭祖考爲引鬼永絶血食以溺爲法水用以沐浴其他妖濫未易枚舉更相結習有同膠漆萬一竊發可爲寒心汝成案今之所謂教者隨處有之而處處不同其名目至多不可究詰大抵依附佛法以禍福惑人其斂錢聚衆則張魯法也入教者率因迫於窮困既入教即可傳徒斂錢故甚易蔓延或牽涉三四省婦惑既衆黠者乘之偶激於長吏之不平遂至蠢動其實非有心背逆者錢氏所引深中情事古今未嘗不同也

泰山治鬼

嘗考泰山之故仙論起於周末鬼論起於漢末左氏國語未有封禪之文是三代以上無仙論也史記漢書未有考鬼之說是元成以上無鬼論也鹽鐵論云古者庶人魚菽之祭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於五祀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則出門進香之俗

已自西京而有之矣自哀平之際而讖緯之書出然後有如遁甲開山圖所云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汲成蓋史記趙世家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云云則泰山為神靈由霍泰山傳說始云博物志所云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之孫主召人魂魄知生命之長短者其見於史者則後漢書方術傳許峻自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泰山也三國志管輅傳謂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而古辭怨詩行云齊度游四方各繫泰山錄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陳思王驅車篇云魂神所繫屬逝者感斯征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云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應

璩百一詩云年命在桑榆東嶽與我期然則鬼論之興其在東京之世乎

或曰地獄之說本於宋玉招䰟之篇長人土伯則夜叉羅刹之倫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人之寓言而意已近之矣於是魏晉以下之人遂演其說而附之釋氏之書昔宋胡寅謂閻立本寫地獄變相而周興來俊臣得之以濟其酷又孰知宋玉之文實爲之祖孔子謂爲俑者不仁有以也夫

蕃俗信鬼

蕃俗信鬼匈奴欲殺貳師貳師駡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熟單

于恐為貳師立祠室慕容儁斬冉閔於龍城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人言閔爲祟儁遣使祀之謚曰悼武天王其日大雪魏太祖殺和跋誅其家後世祖西巡五原回幸豺山校獵忽遇暴風雲霧四塞世祖怪而問之羣下言跋世居此土祠冢猶存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古弼祭以三牲霧即除散後世祖蒐狩之日每先祭之蓋伯有爲厲理固有之而藩俗之畏鬼神則又不可以常情論矣

日知錄集釋卷三十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河東山西

河東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師在關中而其東則河故謂之河東元之京師在薊門而其西則山故謂之山西各自其畿甸之所近而言之也（楊氏曰此據河山言之耳如顧氏言當說成東河西山矣）古之所謂山西卽今關中史記太史公自序蕭何塡撫山西方言自山而東五國之郊郭璞解曰六國惟秦在山西王伯厚地理通釋曰秦漢之閒稱山北山南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以其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勢正義以爲華山之西非也（王氏曰後漢鄧禹傳禹率諸軍大破樊參王匡等軍遂定河東光武使使持節

拜禹大司徒策曰前將軍禹斷將破軍平定山西是謂河東爲山西也漢河東太原上黨諸郡皆在太行之西即今山西省太原平陽蒲州潞安汾州澤州等府自漢以來名稱不易或謂淮河東一部在山西殊非又鄭興說更始曰陛下一朝建號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云云注山西謂陝山以西也陝隘也侯夾切大約即謂關中今陝西西安等府是若吳蓋陳臧傳論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注謂誅隗囂公孫述則隴蜀皆得名山西又不但如興傳以關中謂山西矣段成裁說文陝弘農陝也夾聲陝隘也夾聲王氏引陝隘也侯夾切是謂以陝爲陝蓋二字俗弁久矣

陝西

續漢郡國志陝縣有陝陌（原注即今陝州）二伯所分故有陝東陝西之稱水經注河水又東得七里澗澗在陝西七里宋書柳元景傳龐季明率軍向陝西七里谷北史魏孝武帝紀高昂率勁騎及帝於陝西舊唐書太宗紀貞觀十一年九月丁亥河溢壞陝西河北縣（原注今平陸縣）肅宗紀乾元三年

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將軍郭英乂爲陝州刺史陝西節度潼關防禦等使肅宗諸子傳杞王倕可充陝西節度大使李渤傳澤潞節度使郗士美卒渤充弔祭使路次陝西原注按其疏云已至閿鄉縣 回紇傳廣平王副元帥郭子儀領回紇兵馬與賊戰於陝西皆謂今陝州之西後人遂以潼關以西通謂之陝西

晉時以關中爲陝西晉書宣帝紀西屯長安天子命之曰昔周公旦輔成王有素雉之貢今君受陝西之任有白鹿之獻張寔傳愍帝末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張華祖道梁王彤應詔詩二跡陝西寔在我王是也東晉則以荊州爲陝西南齊書曰江左大鎮莫過荊揚周世二伯總諸侯周公

主陝東召公主陝西故稱荊州爲陝西也（原注）宋書荊州刺史下云王敦治武昌陶侃前治沔陽後治武昌王廙治江陵庾亮治武昌庾翼進襄陽後還夏口桓溫治江陵桓沖治上明王忱還江陵此後遂治江陵而晉孝武於襄陽僑立雍州考之於史桓沖爲荊州刺史安帝詔曰故太尉沖昔藩陝西忠誠王室毛穆之傳庾翼專威陝西劉毅爲荊州刺史安帝詔曰劉毅推轂陝西南史宋文帝紀命王華知州府留鎮陝西宋書蔡興宗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荊州事袁顗曰舅今出居陝西鄧琬傳晉安王子勛檄曰前將軍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練甲陝西獻徒萬數是也

亦有稱陝東者晉書載記劉聰署石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又加崇爲陝東伯（原注）慕容暐載記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唐太宗爲秦王

時拜使持節陝東道大行臺〔楊氏曰〕又晉愍建興元年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

山東河內

古所謂山東者華山以東管子言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史記引賈生言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後漢陳元傳言陛下不當都山東〔原注〕謂光武都雒陽蓋自函谷關以東總謂之山東〔原注〕唐人則以太行山之東爲山東杜牧謂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是也而非若今之但以齊魯爲山東也〔錢氏曰〕漢書儒林傳伏生教齊魯之閒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酷吏傳御史大夫〔宏〕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寗成爲濟南都尉〔錢氏〕又曰今山東乃宋之京東東西路金改爲山東東〔王〕氏曰河北之山莫大于太行故謂太行以東爲山東鄧禹傳光武安集河北在鄴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別攻樂陽從至廣阿以上所說皆在今河北之彰德大名廣平眞定等府而其下文則言赤眉

西入關光武籌長安必破乘釁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倚是謂河北爲山東也下至李唐尙有河北爲山東之言鄭興傳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勸都洛陽邪遷都長安大約亦是指陝山以東而言與禹傳據太行分西東自別汝成案蓋曹之河南今之河南山東是也唐之河北今之直隸是自關中而言統謂之山東可矣顧氏注杜牧云云似謂專指今之山西亦未盡通鑑綱目分注晉王曰吾以數萬之衆平定山東是時晉王并有河北所謂山東者太行常山之東也晉王再命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是時知遠在晉陽所謂山東者亦太行之東也五代史義兒傳晉已得澤潞或出山東與孟方立爭邢洺磁先事傳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皆歸晉此山東亦謂太行山之東即以河北爲山東也大約自秦漢以來之謂山東西者隨時興稱不能盡一非若今之有定地矣

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衞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蓋自大河以北總謂之河內而非若今之但以

懷州爲河內也閻氏曰按戰國策黃歇說秦昭王曰王大衆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注屬司隸正義即懷州也在河南之北西河之東東河之西是古未嘗不專以懷州爲河內也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注莽曰河內是莽已以懷爲河內

吳會

宋施宿會稽志曰按三國志吳郡會稽爲吳會二郡張紘謂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孫賁傳云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云使部伍吳會二郡全琮傳云分丹陽吳會三郡險地爲東安郡是也前輩讀爲都會之會殆未是錢康功曰今平江府署之南名吳會坊漢書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按今本史記漢書竝作上患吳會稽輕悍不知順帝時始分二郡原注順帝紀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漢初安得言吳會稽當是錢所

見本末誤後人妄增之原注本傳吳有章郡銅山亦為後人於章上妄增一豫字正與此同

錢氏云范成大吳郡志世多稱吳門為吳會意謂吳為東南一郡會也自唐以來已然此殊未穩今客館有吳會亭尤誤天下都會之處多矣未有以其地名冠于會之一字而稱之者吳本秦會稽郡後漢分為吳會稽二郡後世指二浙之地通稱吳會謂吳與會稽也諸葛亮曰荊州北據漢沔西通巴蜀南則吳與會皆指兩地為說南連吳會通言二淛江南形勢豈謂荊州獨連吳門一郡乎莊子釋文淛江注云浙江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為吳會分界今在會稽錢塘其言分界則言兩地尤明褚伯玉吳郡錢塘人隱居剡山齊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此證尤切六朝時亦有下吳會兩郡各造船若干者加此類甚多灌嬰傳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是漢初固有吳郡也又曰巴蜀二郡名則吳會亦二郡名也魏文帝詩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陳思王求自試表曰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晉文王與孫皓書曰惠矜吳會施及中土魏元帝加晉文王九錫文曰埽平區宇信威吳會阮籍為鄭冲勸晉王

箋曰朝服濟江埽除吳會陳壽上諸葛亮集曰身使孫權求援吳會羊祜上疏曰西平巴蜀南和吳會荀勖食舉樂東西廂歌曰旣禽庸蜀吳會是賓左思魏都賦曰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武帝問劉毅曰吾平吳會一同天下石崇奏惠帝曰吳會僭逆幾於百年石勒表王浚曰晉祚淪夷遠播吳會慕容廆謂高瞻曰琅琊家於二京迎天子于吳會丁琪諫張祚曰先公累執忠節遠宗吳會此不得以爲會稽之會也錢氏曰以上所引諸吳會事未見其必非指會稽之會葢漢初元有此名如曰吳都云爾原注胡三省通鑑辨誤太史公謂吳爲江南一都會故後人謂吳爲吳會若孫賁朱桓傳則後人之文偶合此二字不可以證吳王濞傳也趙氏曰西漢初會稽郡治本在吳縣故項梁殺會稽守舉吳中兵八千人渡江而西守所

駐在吳故殺守郎起吳兵又朱買臣本吳人出爲會稽守郎其鄉郡也是西漢時所謂吳會本已讀作會稽之會矣

（梁氏曰）昔人以錢塘爲吳越之界唐釋處默詩有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之句宋陳師道亦有句云吳越到江分蓋爲史記楚世家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句所誤以春秋內外傳考之吳地北止於松江非浙江也浙江乃越地故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禦兒西至姑蔑

江西廣東廣西

江西之名殆不可曉全司之地並在江南不得言西考之六朝以前其稱江西者並在秦郡（原注）今六合 歷陽（原注）今和州 廬江（原注）今廬州府 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原注）胡三省通鑑注大江東北流故自歷陽至濡須口皆謂之江西而建業謂之江東 史記項羽本紀江西皆反揚子法言楚分江西三國志魏武帝紀進軍屯江西郝谿吳主傳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原注）今壽州 蘄

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孫瑜傳賓客諸將多江西人晉書武帝紀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穆帝紀江西乞活郭敞等執陳留內史劉仕而叛（原注時分北詔置陳留郡）郗鑒傳升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桓伊傳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事今之所謂江北昔之所謂江西也

王氏曰項羽本紀曰江西皆反陳涉世家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正義涉爲屯長徐廣注大澤鄉在沛郡蘄縣然則所云江西乃指江北言項梁收會稽兵得八千人召平矯立梁爲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羽軍敗欲渡烏江烏江亭長曰江東雖小亦足王也臣瓚曰烏江在牛渚以上則所言江東指今之江寧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嘉興湖州等府而江西則古人西北通稱非以對東乃得稱之若三國志曹公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界徙令內徙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則所云江東江西約畧可見要皆指大勢言之

非有等分定界故晉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原注南齊書州郡志左僕射王儉啟江西連接汝潁今人以江饒洪吉諸州爲江西是因唐貞觀十年分天下爲十道其八曰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爲十五道而江南爲東西二道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但稱江東江西爾原注始見於舊唐書李峘傳乾元初兼御史大夫持節都統淮南江東江西節度宣慰觀察處置等使德宗紀建中三年十月辛亥以嗣曹王皋爲洪州刺史江西節度使　劉禹錫和吳方之詩今歲雒中無雨雪眼前風景是江西亦是中唐以後始有此稱　閻氏曰南史文學祖皓傳大同中爲江都令後拜廣陵太守侯景陷臺城皓在城中將見害乃逃歸江西百姓感其遺惠每相蔽匿是今揚州亦名江西則江西有三顧氏但知其二

今之作文者乃曰大江以西謬矣

今之廣東廣西亦廣南東路廣南西路之省文也文獻通

考太宗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其後又增三路其十七曰廣南東路其十八曰廣南西路

四川

唐時劍南一道止分東西兩川而已至宋則爲益州路(原注後改爲成都府路)梓州路(原注後改爲潼川府路即今潼川州)利州路(原注今保寧府廣元縣)夔州路謂之川峽四路後遂省文名爲四川

史記菑川國薛縣之誤

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公孫弘傳齊菑川國薛縣人也言齊又言菑川而薛並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薛縣屬魯國按

薛與鬬隔兗州及泰山未詳今考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宏]是[宏]衍爲薛人上言齊菑川者誤耳[錢氏曰]漢書本傳菑川薛人也元光元年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宏][宏]謝不能國人固推[宏]汲黯詰齊人多詐而無情五鳳中青州刺史奏菑川王終古禽獸行請逮捕有詔削四縣薛縣當亦所削四縣之一

續漢郡國志薛本國注引地道記曰夏車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孟嘗君冢在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元]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爲孟嘗君食邑史記越世家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索隱曰常邑名蓋田文所封者魏書地形志薛縣彭城郡有奚公山奚仲廟孟嘗君冢水經注今薛縣故城側猶有文冢結石

爲郭作制嚴固塋麗可𡘜而史記孟嘗君傳正義曰薛故城在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今淄川縣志据公孫宏傳之誤文而以爲孟嘗君封邑失之矣（原注）路史云公孫宏生山今淄川南四十里亦誤又按地理志菑川國三縣劇東安平樓鄉劇在今壽光縣西南東安平在今臨淄縣東南一十里樓鄉未詳所在又高五王傳武帝爲悼惠王冢園在齊迺割臨菑東圜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足明菑川在臨菑之東矣今之淄川不但非薛并非漢之菑川乃般陽縣耳以爲漢之菑川而又以爲孟嘗君之薛此誤而又誤也

曾子南武城人

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同一

武城而曾子獨加南字南武城故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杜氏注云泰山南武城縣然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而有南成縣屬東海郡續漢志作南城屬泰山郡至晉始爲南武城〔錢氏曰晉志雖偁南武城而羊祜傳仍作南城〕此後人之所以疑也朱程大昌濬臺祠友教堂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名縣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原注史記平原君傳封于東武城〕以其與定襄皆隸趙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之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者揔加也子羽傳亦曾子省文但曰武城而水經注引

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可以見武城之即爲南武城也孟子言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新序則云魯人攻鄪[原注]鄪即費字 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毋使狗豕入吾舍[原注]仁山金氏言曾子書有此事作魯人攻費 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費則曾子所居之武城費邑也[原注]金氏曰或以曾子居武城即是南武城是祖宗邱墓之鄉一旦寇至竟可委而去之此實大謬 哀公八年傳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又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續漢志云南城有東陽城引此爲證[原注]今費縣西南七十里關陽鎮 又可以見南城之即爲武城也南城之名見於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

諸侯皆來朝漢書但作南成孝武封城陽共王子貞為南成侯而後漢王符潛夫論云鄗畢之山南城之冢章懷太子注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此又南成之即南城而在費之證也原注晉書南武城縣屬泰山郡費縣屬琅邪郡成化中或言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有漁者陷入其穴得石碣而封志之原注疑周世未有石碣科斗古文亦非今人所識錢氏曰嘉祥漢任城縣地南武山當因武氏所居得名漁者所見殆即武氏石室也嘉靖十二年吏部侍郎顧鼎臣奏求曾氏後得裔孫質粹於吉安之永豐還居嘉祥孫氏曰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注云曾參魯南武城人澹臺滅明魯東武城人其為兩地判然東武城亦單稱武城左傳論語孟子所言皆是在今費縣南武城自在嘉祥縣於曲阜為西南與費縣之在曲阜東北者不同故加南以別之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夫曹縣之冉堌為秦相穰侯魏冉

之冢〔原注〕史記穰侯卒于陶因葬焉水經注濟水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而近人之謨志者以爲仲弓如此之類蓋難以盡信也

漢書二燕王傳

漢書燕王定國傳殺肥如令郢人按地理志肥如自屬遼西郡不屬燕武帝本紀元朔元年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諸侯王表言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然則肥如令之殺於燕必在元朔以前未析邊郡之時也〔楊氏曰〕肥如即不屬燕定國亦取而殺之燕王旦傳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其上云武帝時旦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是文安已削不屬燕又云昭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千萬益封萬三千

戸昭帝本紀亦云始元元年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戸然則文安縣之仍屬於燕必在益封萬三千戸之後也此皆史文之互見者可以參考而得之也

徐樂傳

漢書徐樂燕郡無終人也地理志無燕郡而無終屬右北平考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殺國除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爲燕王而其間爲燕郡者十年而志軼之也徐樂上書當在此時而無終以其時屬燕後改屬右北平耳

水經注大梁靈巨之誤

左傳桓九年梁伯伐曲沃注梁國在馮翊夏陽縣郤芮曰

梁近秦而幸焉是也漢書地理志云馮翊夏陽縣故少梁也水經注乃曰大梁周梁伯之居也梁伯好土功大其城號曰新里民疲而潰秦遂取焉後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都於大梁是也是誤以少梁爲大梁而不知大梁不近秦也（原注續漢志河南尹梁故國伯翳後注引博物記曰梁伯好土功今梁多有城亦誤）漢書代郡盧巳應劭曰趙武靈王葬其東南二十里故縣氏之水經注曰史記趙敬侯二年敗齊于靈巳則名不因靈王也按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巳（原注六國表及趙魏韓世家並同）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巳十五年趙與韓魏燕共擊齊湣王敗走燕獨深入取

臨菑而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此別一靈丘必在齊境後入於趙〔原注〕胡三省以爲即漢清河郡之靈縣今之高唐夏津皆其故地于欽齊乘則云今縣縣東三十里明水河之南有靈丘故城未知何據趙岐孟子注但云靈丘齊下邑而孝成王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益明其不在代郡矣水經注云云是誤以趙之靈丘爲齊之靈丘而不知齊境不得至代也〔原注〕孟子正義引地理志代郡有靈丘縣史記正義曰靈丘蔚州縣並誤

三輔黃圖

漢西京宮殿甚多讀史殊不易曉三輔黃圖敘次頗悉以長樂未央建章北宮甘泉宮爲綱而以其中宮室臺殿爲目甚得體要但其無所附麗者悉入北宮及甘泉宮下則舛矣〔原注〕雍錄駁此書思子宮蒲陂宮隸甘泉之誤而謂元書已亡此出唐人所作誠然今當以明

光宮太子宮二宮別爲一條爲長安城內諸宮永信宮中安宮養德宮別爲一條爲長安宮異名長門宮鉤弋宮儲元宮宣曲宮別爲一條爲長安城外離宮昭臺宮犬臺宮扶荔宮蒲萄宮別爲一條爲上林苑內離宮宜春宮五柞宮集靈宮鼎湖宮（原注湖當作胡見漢書揚雄傳）思子宮黃山宮池陽宮步壽宮萬歲宮梁山宮回中宮首山宮別爲一條爲各郡縣離宮（原注程大昌曰思子宮在湖萬歲宮在汾陰今皆以隸甘泉與史不合）別有明光宮不如其地附列於後而梁山宮當并入泰梁山宮下則區分各當矣

大明一統志

永樂中命儒臣纂天下輿地書至天順五年乃成賜名曰

大明一統志御製序文而前代相傳如括地志太平寰宇記之書皆廢今考其書舛謬特甚畧摘數事以資後人之改定云

一統志三河本漢臨泃縣地今考兩漢書並無臨泃縣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潞縣下云武德二年置臨泃縣貞觀元年省臨泃而薊州漁陽郡三河下云開元四年析潞縣置故知本是一地先分爲臨泃後分爲三河皆自唐非漢也

一統志引古事舛戾最多未有若密雲山之可笑者晉書石季龍載記段遼棄令支奔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使征東將軍麻秋迎之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彼貪而無謀

吾今請降求迎彼不疑也若伏重兵要之可以得志跳遣子恪伏兵於密雲麻秋統兵三萬迎遼爲恪所襲死者什六七秋步遁而歸是段遼與燕合謀而敗趙之衆也今一統志云密雲山在密雲縣南一十五里亦名横山昔燕趙伏兵於此大獲遼衆是反以爲趙與燕謀而敗遼之衆又不言段而曰遼似以遼爲國名豈修志諸臣幷晉書而未之見乎

一統志楊令公祠在密雲縣古北口祀宋楊業按宋史楊業傳業本太原降將太宗以業老於邊事遷代州兼三交（原注今陽曲縣）駐泊兵馬都部署會契丹入雁門業領麾下數千騎自西京而出由小陘至雁門北口南鄉背擊之契丹大

敗以功遷雲州觀察使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忠武軍節
度使潘美爲雲應路行營都部署命業副之以西上閤門
使蔚州刺史王侁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護其軍
諸軍連拔雲應寰朔四州師次桑乾河會曹彬之師不利
諸路班師美等歸代州未幾詔遷四州之民於內地令美
等以所部兵護之時契丹復陷寰州侁令業趨鴈門北川
業以爲必敗不可侁偪之行業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
張步兵强弩爲左右翼以援美卽與侁領麾下兵陳於谷
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
其功卽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
俄聞業敗卽麾兵却走業力戰至谷口望見無人卽拊膺

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人馬重傷不能進爲契丹所擒不食三日死是業生平未嘗至燕況古北口又在燕東北二百餘里地屬契丹久矣業安得而至此且史明言雁門之北口而以爲密雲之古北口是作志者東西尚不辨何論史傳哉又按遼史聖宗紀統和四年七月丙子樞密使斜軫奏復朔州擒宋將楊繼業耶律斜軫傳繼業敗走至狼牙村衆軍皆潰繼業爲飛矢所中被擒與宋史畧同密雲縣志威靈廟在古北口北門外一里祀宋贈太尉大同軍節度使楊公成化十八年禮部尚書周洪範記引宋史全文而不辨雁門北口之非其地豐潤縣志令公村在縣西十五里宋楊業屯

兵拒遼於此有功故名並承一統志而誤

一統志遼章宗陵在三河縣北五十五里考遼無章宗其一代諸帝亦無葬三河者

一統志金太祖陵世宗陵俱在房山縣西二十里三峯山下宣宗陵章宗陵俱在房山縣西大房山東北按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爲山陵建行宮其麓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遷太祖太宗梓宮十一月乙巳朔梓宮發丕承殿戊申山陵禮成正隆元年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遷始祖以下梓宮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視山陵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於大房山閏月己亥朔山陵禮成又太祖紀太祖

葬睿陵太宗紀太宗葬恭陵世宗紀世宗葬興陵章宗紀章宗葬道陵又熙宗紀帝被弒葬於皇后裴滿氏墓中貞元三年改葬於大房山蓼香甸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上諡號陵曰思陵二十八年改葬於峨眉谷仍號思陵又海陵紀葬於大房山鹿門谷後降爲庶人改葬於山陵西南四十里又睿宗紀大定二年改葬於大房山號景陵顯宗紀大定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寅葬於大房山章宗即位號曰裕陵是則金代之陵自上京而遷者十二帝其陵曰光曰熙曰建曰輝曰安曰定曰永曰泰曰獻曰喬曰睿曰恭其崩於中都而葬者二帝其陵曰興曰道被弒者一帝其陵曰思追諡者二帝其陵曰景曰裕被弒而降爲庶人者

一帝葬在兆域之外而宣宗則自即位之二年遷於南京三年五月中都爲蒙古所陷葬在大梁非房山矣今一統志止有四陵而誤列宣宗又躋於章宗之上諸臣不學之甚也

漢書地理志樂浪郡之縣二十五其一曰朝鮮應劭曰故朝鮮國武王封箕子於此志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山海經曰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注朝鮮今樂浪縣箕子所封也在今高麗國境內慕容氏於營州之境立朝鮮縣魏又於平州之境立朝鮮縣但取其名與漢縣相去則千有餘里一統志乃曰朝鮮城在永平府境內箕子受封之地則是箕子封於今之永平矣當日儒臣令稍知今古者

為之何至於此為之太息沈氏曰京東考古錄有通鑑朝鮮令孫泳非箕子朝鮮十二字

一統志登州府名宦下云劉興居高祖孫齊悼惠王肥子誅諸呂有功封東牟侯惠澤及於邦人至今廟祀不絕考史記漢書本紀年表興居以高后六年四月丁酉封孝文帝二年冬十月始令列侯就國春二月乙卯立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其明年秋以反誅是興居之侯於東牟僅三年其奉就國之令至立為濟北王相距僅五月其曾到國與否不可知安得有惠澤及人之事歷二千年而思之不絕者乎甚矣修志者之妄也

王文公虔州學記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以曠字絕為一句谷字絕為一句阻字絕為一句文理甚

明今一統志贛州府形勝條下摘其二語曰地最曠大山長谷荒句讀之不通而欲從事於九丘之書眞可爲千載笑端矣

交阯

大學衍義補曰交阯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原注〕秦爲象郡地漢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眞日南三郡〔王氏曰〕水經葉榆水篇注麊泠縣漢武帝元鼎六年開都尉治交阯郡及州本治于此然則交阯郡太守及交州刺史與都尉皆同治此縣也此南蠻地新開者不可以一例論五代時爲劉隱所幷至宋初始封爲郡王然猶授中國官爵勳階如所謂特進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觀察等使及賜號推誠順化功臣皆如內地之臣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

下因以高麗眞臘視之不復知其爲中國之郡縣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焜爲黎季犛所簒季犛上表竄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查詐稱陳氏絶嗣查爲甥求權署國事太宗皇帝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逭至京愬其實季犛乃表請迎添平還國朝廷不逆其詐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及使者事聞太宗徧告於天地神祇聲罪致討遣征夷將軍朱能等征之能道卒命副將張輔總其兵生禽季犛及其子蒼澄獻俘京師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季犛殺之盡無可繼者僉請復古郡縣遂如今制立交阯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衞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後有黎利者乃彼中么麽小醜

耳中官庇之遂致猖肆上表請立陳氏後宣宗皇帝謂此
皇祖意也遂聽之即棄其地俾復爲國嗚呼自秦并百粵
交阯之地已與南海桂林同入中國漢武立嶺南九郡而
九眞日南交阯與焉在唐中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顯者猶
少而愛州人姜公輔（原注）唐書姜公輔愛州日南人已仕中朝爲學士宰
相與中州之士相頡頏矣柰何世歷五代爲土豪所據宋
興不能討之遂使玆地淪於蠻夷之域而爲侏儷藍縷之
俗三百餘年而不得與南海桂林等六郡同爲衣冠禮樂
之區一何不幸哉按交阯自漢至唐爲中國之地在宋爲
化外州雖貢賦版籍不上戶部然聲教所及皆邕州帥府
領之永樂間平定其地設交阯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按

察司各一衛十千戶所二府十三原注六年十月自州陞爲府者二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市舶提舉司一巡檢司百稅課司局等衙門九十二而升遐之後上尊謚議以役交阯郡縣於數千載之後驅漠北殘寇於數萬里之外爲言既述武功之成亦侈輿圖之廣後以兵力不及而棄之乃天順中修一統志竟以安南與占城暹羅等國同爲一卷原注天順八年七月實錄寧遠州本中國地國初屬雲南布政司宣德初黎利叛朝廷予之故地乃并寧遠州及廣西太平府之祿州爲所占當時有司失於檢察今遂陷於夷嗟乎巴濮楚鄧吾南土也狃域中之見而忘無外之規吾不能無議夫儒臣者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洪武十七年閏十月進其中如上都大寧遼東諸郡縣並載前代沿革而云本朝未立內地

如河間府之莫州莫亭會川樂壽亦具前代沿革而云本朝未立不以一時郡縣之有無而去歷代相因之版籍甚爲有體

薊

漢書薊故燕國召公所封後漢書薊本燕國刺史治自七國時燕都於此項羽立臧荼爲燕王都薊高帝因之爲燕國元鳳元年燕刺王旦自殺國除爲廣陽郡本始元年爲廣陽國建武十三年省屬上谷永平八年〔原注〕一作永元六年復爲廣陽郡晉復爲燕國魏爲燕郡隋開皇初廢大業初置涿郡唐天寶元年更名范陽郡並治薊水經濕水過廣陽薊縣北又東至漁陽雍奴縣注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

以名邑也後漢書彭寵傳寵反漁陽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晉書載記魏圍燕中山清河王會自龍城遣兵赴救建威將軍餘崇爲前鋒至漁陽遇魏千餘騎鼓譟直進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亦引還會乃上道徐進始達薊城卽此三事可見薊在漁陽之西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治薊開元十八年析置薊州漁陽郡治漁陽及遼改薊爲析津縣因此薊之名遂沒於此而存於彼今人乃以漁陽爲薊而忘其本矣史記樂毅書薊丘之植植於汶篁沈氏曰京東考古錄下有一統志云城西北隅郎古薊門舊有樓館並廢但門外存二土阜旁多林木頗爲近之三十三字無下一句此卽水經注所言薊丘

禮記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

原注史記及水經注並云堯後疏云今涿郡薊縣是也即燕國之都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祖召公與周同姓按黃帝姓姬召公蓋其後也原注穀梁傳曰燕周之分子也皇甫謐因謂召公爲文王之庶子而范甯注又以爲成王所封然考左傳富辰之言不敘及燕按此以薊燕爲一國而召公即黃帝之後史記周本紀武王封帝堯之後於薊封召公奭於北燕正義曰按周封以五等之爵薊燕二國俱武王立因燕山薊丘爲名其地足自立國後薊微燕盛乃并薊居之其說爲長王氏曰說文邑部鄚周封黃帝之後于鄚也从邑契聲讀若薊上谷有鄚縣樂記釋文云黃帝姓姬君奭蓋其後也又云或黃帝後封薊者滅絕而更封燕乎攷成王崩後召公尚在朝未就封則武王未下車所封必非召公矣又羣書皆作薊而說文獨作鄚雖讀若薊漢志上谷郡皆無鄚縣而既云黃帝之後所封似鄚即薊矣乃不云廣陽反云上谷亦不可解

夏謙澤

晉書載記慕容寶盡從薊中府庫北趨龍城魏石河頭引兵追及之于夏謙澤胡三省通鑑注夏謙澤在薊北二百餘里恐非拔水經注鮑丘水東南流逕潞城南又東南入夏澤澤南紆曲渚一十餘里北佩謙澤眇望無垠也下云鮑丘水又東與泃河合三河志鮑丘河在縣西二十五里源自口外南流逕九莊嶺過密雲合道人溪至通州之米莊村合沽水入泃河今三河縣西三十里地名夏店舊有驛鮑丘水逕其下而泃河自縣城南至寶坻下入於海疑夏店之名因古夏澤其東彌望皆陂澤與水經注正合自薊至龍城此其孔道寶以丙辰行魏人以戊午及之相距

二日適當其地也

石門

後漢書公孫瓚傳中平中張純與烏桓丘力居等入寇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大敗之注石門山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而水經注云溼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高嶄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漢中平五年公孫瓚討張純戰于石門大破之今薊州東北六十里石門驛即水經注之石門是也按史本紀但言石門而傳言屬國石門明有兩石門原注北齊書皮慶賓正光中因使懷朔遇世亂遂家廣寧之石門縣水經注所指乃漁陽之石門非遼東屬國之石門當以柳城爲是通典柳城有石門山

無終

玉田漢無終縣漢書地理志故無終子國浭水西至雍奴入海史記項羽封韓廣爲遼東王都無終後漢書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韋昭國語解無終山戎之國今爲縣在北平水經注藍水出北山東屈而南流逕無終縣故城東故城無終子國也魏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無終之爲今玉田無可疑者然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漢書樊噲傳擊陳豨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則去玉田千有餘里豈無終之國先在雲中代郡之境而後遷于

右北平與原注左傳正義曰釋例土地名以北戎山戎無終三名爲一北平有無終縣太原卽太原郡晉陽縣是也計無終在太原東北二千許里遠就太原來與晉戰不知其何故也蓋與諸戎近晉者相率而來也

柳城汝成案下引遼史龍山之南諸本皆誤作龍城今改此云龍山之西攷載記無此文豈史卽遼史歟

史言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福德之地乃營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一統志柳城在永平府西二十里龍山在府西四十里永平府舊志柳城在昌黎縣西南六十里漢末爲烏桓所據曹操滅之歷魏晉爲慕容氏父子所據隋置縣屬遼西郡唐置營州元省入昌黎爲靜安社其說與史不同今府西二十里全無遺跡而靜安社則嘉靖三十一年立爲堡然皆非柳城之舊也按唐書營州柳城郡下云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渝關守捉城又云西北接奚北

接契丹通典營州柳城郡下云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郡七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東南到安東府二百七十里西南到北平郡七百里西北到契丹界七十里東北到契丹界九十里而平州北平郡下云東至柳城郡七百里西至漁陽郡三百里東北到柳城郡七百里是柳城在今永平之東北七百里而慕容氏之龍城昌黎及魏以後之營州並在其地唐萬歲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聖歷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原注舊唐書宋慶禮傳初營州都督府置在柳城控帶奚契丹則天時都督趙文翽政理乖方兩蕃反叛攻陷州城其後移於幽州東二百里漁陽城安置開元五年奚契丹各款塞歸附玄宗乃詔慶禮及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驍衛將軍邵宏等充使更於柳城築營州城興役三旬而畢詔書見冊府元龜而今之昌黎乃

金之廣寧縣大定二十九年改爲昌黎名同而地異也
三國志魏武帝用田疇之言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
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徐無山在今玉田
則柳城在玉田之東北數百里也北齊書顯祖伐契丹以
十月丁酉至平州從西道趨長塹辛丑至白狼城壬寅至
昌黎城是昌黎在平州之東北齊主之行急猶五日而後
至也隋書漢王諒伐高麗軍出臨渝關至柳城唐書太宗
伐高麗還以十月丙午次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
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丙辰皇太
子迎謁於臨渝關關在今撫寧之東則柳城又在其東太
宗之行遲故十日而後至也

遼史載柳城曰興中府古孤竹國漢柳城縣地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德之地乃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縣而遷都之號曰和龍宮慕容垂復居焉[原注]垂都鄴其子寶始遷龍城非垂也後爲馮跋所滅[原注]高雲滅慕容氏馮跋代高雲非跋滅慕容氏也[錫氏]曰雲初亦姓慕容氏本文不誤[又曰]雲之篡亦跋之謀謂跋滅慕容無可易魏取之爲遼西郡隋平高寶寧置營州煬帝改柳城郡唐武德初改營州總管府尋爲都督府萬歲通天元年陷李萬榮神龍初徙府幽州開元四年復治柳城八年徙漁陽十年還柳城[原注]舊唐書奚傳李大輔與契丹首領李失活請於柳城依舊置營州都督府從之後爲奚所據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將建城命韓知方擇其處乃完葺柳城號霸州彰武軍節度重熙十年升興中府有太華山小華山香

高山麝香崖天授皇帝刻石在焉駐龍峪神射泉小靈河統州二縣四其一曰興中縣本漢柳城縣地太祖掠漢民居此置霸城縣重熙中置府更名此文述柳城之故頗爲詳備元世祖至元七年十月己丑降興中府爲州以地圖案之當在今前屯衛之北但唐書平州下云又有柳城軍永泰元年置蓋唐時柳城之地屢被陷沒移徙無常此其在平州者或即今之靜安社未可知（原注通典醫無閭山在遼東今於柳城郡東置祠遙禮此即是移置之柳城）然不可以永泰元年之柳城爲古之柳城也

一統志采輯諸書不出一人之手如柳城廢縣既云在府城西二十里矣而於土產則云人參麝香豹尾俱產柳城

縣出今府西二十里乃灤河之西洞山之南沙土之地其能出此三物乎按唐書營州柳城郡貢人蓡麝香豹尾皮骨骴志本引之而不知所指府西二十里廢柳城縣之誤也

昌黎

按昌黎有五漢書遼西郡之縣其八曰交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東部都尉治應劭曰今昌黎王氏曰按地理志遼西郡交黎縣應劭注曰今昌黎昌黎之名始見于此而西漢實無昌黎縣應劭下後漢雖言昌黎而郡國志亦無此縣唐貞觀八年置此縣隸營州都督地在奚域茫昧難知今之昌黎縣隸永平府者則金所改移之名又非唐之昌黎也若漢遼東之西部都尉治無慮縣不治交黎縣郡國志注以漢遼西交黎之名被之遼東殊誤水經注白狼水又東北逕昌黎縣故城西地理志曰交黎也通鑑注昌黎

漢交黎縣屬遼西郡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齊王正始五年鮮卑內附復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後立昌黎郡晉書武帝紀太康二年慕容廆寇昌黎二年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廆於昌黎成帝咸康二年慕容皝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是則在渝水下流而當海口此一昌黎也晉書載記慕容皝徙昌黎郡又云破宇文歸之衆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及慕容盛之世有昌黎尹張順劉忠高雲以馮素弗爲昌黎尹馮跋之世有昌黎尹孫伯仁以史考之當去龍城不遠此又一昌黎也魏併柳城昌黎棘城於龍城而立昌黎郡楊氏曰按文直以龍城爲昌黎爾魏人從之非別置志云有堯祠榆頓城狼水而列傳如韓麒麟

韓秀谷渾孫紹之倫皆昌黎人即燕之舊都龍城此又一昌黎也齊以後昌黎之名廢至唐太宗貞觀三年更崇州為北黎州治營州之東北廢陽師鎮八年復為崇州置昌黎縣後淪於奚遼史建州永康縣本唐昌黎縣地此又一昌黎也遼太祖以定州俘戶置營州鄰海軍其縣一曰廣寧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改為昌黎相沿以至於今在永平府城東南七十里此又一昌黎也郭造卿永平志辨昌黎有二而不知其有五今序而列之論古者可以無惑焉韓文公多自稱昌黎唐書載韓氏世系則云漢弓高侯頹當裔孫世居頴川徙安定武安常山九門而生安定桓王茂為公之六世祖與昌黎之韓支派各別故先儒以為公

之自稱本其郡望宋元豐七年封公為昌黎伯亦是取其本望（原注）唐宋封爵必取本望元和中朔方帥天水閻某者封邑太原乃自言非本郡上謂宰相李吉甫曰有司之誤不可再也宜使儒生條其源系考其郡望子孫職任並總輯之每加爵邑則令閱視乃命林寶譔次元和姓纂十一卷明初亦如之太平忠臣嗣追封花雲東丘郡侯許瑗高陽郡侯王鼎太原郡侯是也如韓長鸞韓建封昌黎王韓擇木封昌黎伯韓偓封昌黎男之比若昌黎之韓最著於魏如麒麟顯宗史明言其為昌黎棘城人又非今之昌黎也然則文公之沒二百六十年而始封昌黎伯又一百六年而始立今之昌黎縣以金之縣而合宋之封遂謂文公為此縣之人其亦未之考矣（王氏曰韓文公自稱昌黎舊唐書亦云昌黎人而韓實南陽人）

石城

漢右北平郡之縣十六其三曰石城後漢無之蓋光武所
併省也至燕分置石城郡考之通鑑及晉載記得二事慕
容寶宿廣都黄榆谷淸河王會勒兵攻寶寶帥輕騎馳二
百里晡時至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是廣都去龍城
二百里而石城在其中閒也慕容熙畋于北原石城令高
和與尙方兵於後作亂注云高和本爲石城令時以大喪
會於龍城是石城去龍城不遠也魏書地形志廣興下云
有雞鳴山石城大柳城此卽漢之石城矣魏太平眞君八
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領縣三其一曰石城有白鹿山祠
其二曰廣都水經注石城川水出西南石城山東流逕石
城縣故城南北屈逕白鹿山西卽白狼山也又東北入廣

成縣東廣成即廣都城燕之石城在廣都之東北而此在廣都之西南是魏之石城非燕之石城矣隋書始無石城云北齊廢之而唐書平州石城下云本臨渝武德七年省貞觀十五年復置萬歲通天二年更名有臨渝關有大海有碣石山是武后所更名之石城又非魏之石城矣原注舊唐書回紇傳追躡史朝義至平州石城縣梟其首遼史灤州統縣三其三曰石城下云唐貞觀中於此置臨渝縣萬歲通天元年改石城縣在灤州南三十里唐儀鳳石刻在焉今縣又在其南五十里遼徙置以就鹽官是遼之石城又非唐之石城矣今之開平中屯衛自永樂三年徙於石城廢縣在灤州西九十里乃遼之石城而一統志以爲漢舊縣何其謬與

木刀溝

新樂縣西南三十里有水名木刀溝新唐書地理志新樂下云東南二十里有木刀溝有民木刀居溝旁因名之原注予過新樂林君華皖見示所修縣志以木刀爲不典改爲木鐸因取笥中唐志示之林君爽然自失憲宗紀元和五年四月丁亥河東節度使范希朝義武軍節度使張茂昭及王承宗戰於木刀溝敗之原注范希朝傳同張茂昭傳承宗以騎二萬踰木刀溝與王師薄戰茂昭躬擐甲爲前鋒令其子克讓從子克儉與諸軍分左右翼繞戰大破之沙陀傳王承宗衆數萬伏木刀溝與朱邪執宜遇飛矢雨集執宜提軍橫貫賊陣麾闞李光顏等乘之斬首萬級而舊書李光進傳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表光進爲步都虞候

戰於木刀溝有功此溝在鎭定二節度之界古爲戰地

江乘

古時未有瓜洲蔡寛夫詩話潤州大江本與今揚子橋對岸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今與揚子橋相連矣以故自古南北之津上則由采石下則由江乘而京口不當往來之道史記秦始皇登會稽還從江乘渡正義云江乘故縣在今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吳徐盛作疑城自石頭至江乘晉蔡謨自土山至江乘鎭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皆以沿江爲防守之要今其地在上元縣東北五十里唐肅宗上元元年李峘鬬北固爲兵揚插木以塞江口劉展軍于白沙設疑兵於瓜洲多張火鼓若將趨北固者如是累日峘

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胡三省通鑑注云此自白沙濟江也昇州東北九十里至句容縣有下蜀戍在句容縣北近江津今江乘去江幾二十里以外皆爲洲渚而渡口乃移于龍潭又瓜洲既連揚子橋江面益狹而隋唐之代復以丹陽郡移治丹徒於是渡者舍江乘而趨京口〔原注〕舊唐書張延賞傳邊江之瓜洲舟航湊會而懸屬江南延賞奏請以江爲界人甚便之宋乾道四年築瓜洲南北城而京口之渡至今因之

瓜洲得名本以瓜步山之尾生此一洲故爾舊唐書齊澣傳潤州北界隔江至瓜步尾紆滙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爲風濤漂損澣乃移漕路於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原注〕胡三省通鑑注今之揚子橋或是唐之揚子縣

治所隋以此得名也自是免漂損之艱歲減腳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收其課迄今利濟焉此京口漕路繇瓜洲之始〔元〕宗紀載此事則謂之瓜洲浦而五行志開元十四年七月潤州大風從東北海濤奔上沒瓜步洲損居人永王璘傳李承式使判官評事裴茂以步卒三千拒於瓜步洲伊婁埭則此洲本亦謂之瓜步洲也〔王氏曰〕瓜步鎮在六合縣東南二十五里瓜步山下是也自開邗溝江淮已通道猶淺狹六朝皆都建業之路南北往來以瓜步就近爲便故不取邗溝與京口相對之路南庾子山集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詩倪璠注隋志江都六合有瓜步山遊巽紀水際謂之步步瓜步在吳中吳人賣瓜于江畔因以名焉鮑昭瓜步山楊文有日麗子辭吳客楚指兗歸揚道出關津升高問途云云即此觀之則南北朝之以瓜步爲通津明矣隋既大開邗溝加濬深濶至唐皆南北混一步無所事于建業而都在關中自宜取邗溝自江入淮自淮入汴以泝河渭乃猶因循瓜步之舊直至齊澣始改澣雖攻道卻于京口遂領張延賞代宗時爲揚州刺史淮南

節度觀察等使遏江之瓜洲舟航奏會而懸屬江南延賞奏請以江爲界人甚爲便延賞以瓜洲本在江北而反屬江南之潤州爲不便故請改屬揚州北與瓜步何涉役瓜步洲拒於瓜步洲步字蓋衍文[又曰]宋書索虜傳劉遵考與左軍將軍尹宏守橫江少府劉興祖守白下建威將軍黃門侍郎蕭元邕守裨州羽林左監孟宗嗣守新洲上建武將軍秦容守新洲下征北中兵參軍事向柳守貴洲司馬到元度守蒜山時魏主在六合瓜步與南岸采石對而橫江即采石也自橫江以下六地名皆自采石至今京口幾百里中地名如以今瓜洲爲瓜步則與蒜山相對其上安得更容六地名哉

郭璞墓

晉書郭璞傳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于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即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王惲集乃云金山西北大江中亂石間有叢薄鴉鵲棲集爲郭璞墓按史文元謂去水百步許不在大江

之中且當時卽已沙漲爲田而暨陽在今江陰縣界不在京口又所葬者璞之母而非璞也世之所傳皆誤〔原注世說載璞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惟母與昆則璞又有二兄同葬〔楊氏曰〕既云母葬江陰則璞不妨在京口王儉之言未可堅

蟂磯

蕪湖縣西南七里大江中蟂磯相傳昭烈孫夫人自沈於此有廟在焉按水經注武陵孱陵縣故城王莽更名孱陸也劉備孫夫人權妹也又更修之則是隨昭烈而至荆州矣蜀志曰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又裴松之注引趙雲列傳曰〔楊氏曰〕列當是別字之譌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時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

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孫氏曰據此則孫夫人之還吳與沈江俱未可知不宜竟斷爲妄且黃山谷文云磯有張澤夫人廟相傳蜀先主夫人葬此元林坤誠齋雜記先主入蜀權遣船迎妹妹回至焦磯溺水而死今俗呼爲焦磯娘娘則自宋元以來相傳久矣是孫夫人自荊州復歸于權而後不知所終梟磯之傳殆妄

胥門

史記吳王既殺子胥吳人爲立祠於江上號曰胥山水經注引虞氏曰松江北去吳國五十里江側有丞胥二山山各有廟魯哀公十三年越使二大夫疇無餘謳陽等伐吳吳人敗之獲二大夫大夫死故立廟於山上號曰丞胥二

王也胥山上今有壇石長老云胥神所治也一以爲子胥一以爲越大夫今蘇州城之西南門曰胥門陸廣微吳地記云本伍子胥宅因名非也趙樞生曰按吳越春秋吳王夫差十三年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臺則子胥未死已名爲胥門愚考左傳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戰胥門巢將上軍胥門氏巢名蓋居此門而以爲氏者如東門遂桐門右師之類原注周禮大司馬帥以門名注古者軍將蓋爲營治于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則是門之名又必在夫差以前矣淮南子句踐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越絕書吳王起姑胥之臺五年乃成姑胥山名也不可知其所始其字亦爲姑蘇國語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史記越伐吳

敗之姑蘇伍被對淮南王言見麋鹿游姑蘇之臺古胥蘇二字多通用〔原注〕戰國策以包胥爲勃蘇詩山有扶蘇傳作扶蘇扶胥

潮信

白樂天詩早潮纔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回白是北人未諳潮候今杭州之潮每月朔日以子午二時到每日遲三刻有餘至望日則子潮降而爲午午潮降而爲夜子以後半月復然〔原注〕西興江岸上有候潮碑故大月之潮一月五十八回小月則五十六回無六十回也水月皆陰之屬月之麗天出東入西大月二十九回小月二十八回亦無三十回也所以然者陽有餘而陰不足自然之理也

晉國

晉自武公滅翼（原注今翼城縣）而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其時疆土未廣至獻公始大考之於傳滅楊（原注今洪洞縣）滅霍（原注今霍州）滅耿（原注在今河津縣）滅魏（原注在今蒲州）滅虞（原注在今平陸縣）重耳居蒲（原注在今隰州）夷吾居屈（原注在今吉州）太子居曲沃（原注在今聞喜縣）而公都絳（原注在今太平縣）不過今平陽一府之境（原注國語宰孔謂晉侯景霍以爲城而汾河涑澮以爲淵是也）而滅虢（原注在今陝州）滅焦（原注今陝州）則跨大河之南（原注史記晉世家言獻公時晉彊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索隱曰河內河曲也內音汭蓋即今平陸芮城之地）至惠公敗韓之後秦征河東則內及解梁（原注在今臨晉縣）狄取狐廚（原注在今鄉寧縣）涉汾而晉境稍蹙文公始啟南陽得今之懷慶襄公敗秦于殽自此惠公賂秦之地復爲晉有而以河西爲境若霍太山以北大都皆狄地不屬於晉文

公作三行以禦狄襄公敗狄于箕而狄患始稀悼公用魏絳和戎之謀以貨易土〔原注〕在文公後六十年 平公用荀吳敗狄于太原於是晉之北境至於洞渦雒陰之間而鄔祁〔原注〕並今祁縣 平陵梗陽〔原注〕今清源縣 涂水〔原注〕在今榆次縣 馬首盂〔原注〕今盂縣 為祁氏之邑晉陽〔原注〕今太原縣 為趙氏之邑矣若成公滅赤狄潞氏而得今之潞安頃公滅肥滅鼓而得今之真定皆一一可考吾於杜氏之解綿上箕而不能無疑并唐叔之封晉陽亦未敢以為然也

緜上

左傳僖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杜氏曰西河

界休縣南有地名緜上水經注石桐水卽緜水出介休縣之緜山北流逕石桐寺西卽介子推之祠也袁崧郡國志曰界休縣有介山有緜上聚子推廟今其山南跨靈石東跨沁源世以爲之推所隱而漢魏以來傳有焚山之事大原上黨西河雁門之民至寒食不敢舉火石勒禁之而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前史載之無異辭也然考之於傳襄公十三年晉悼公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讓于荀偃此必在近國都之地又定公六年趙簡子逆宋樂祁飲之酒于緜上自宋如晉其路豈出於西河界休乎況文公之時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與晉都遠不相及今翼城縣西亦有緜山俗謂之小緜山近曲沃當必

是簡子逆樂祁之地（原注）襄公二十九年齊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緜或即緜山

今萬泉縣南二里有介山漢書武帝紀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地理志汾陰介山在南（原注）今萬泉古汾陰地揚雄傳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雄作河東賦曰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于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水經注亦引此謂晉太康記及地道記與永初記並言子推隱於是山而辨之以爲非然可見漢時已有二說矣

箕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狄伐晉及箕解曰太原陽邑縣南有

箕城非也陽邑在今之太谷縣襄公時未爲晉有傳言狄伐晉及箕猶之言齊伐我及淸也必其近國之地也成公十三年厲公使呂相絕秦曰入我河縣焚我箕郜（原注）又無解必其邊河之邑秦狄皆可以爭而文公八年有箕鄭父襄公二十一年有箕遺當亦以邑氏其人者矣

唐

左傳昭公元年遷實沈于大夏定公四年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杜氏則以爲太原晉陽縣按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成王滅之而封太叔也北距晉陽七百餘里卽後世遷都亦遠不相及（原注）竹書紀年成王九年唐遷

于晉宣王十六年晉遷于絳 況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而前此不見於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並在於翼

全氏曰或問亭林謂唐叔所封以至翼侯之亡疑皆在翼而不在晉陽然則變父何以改國號曰晉乎唐城畢竟安在曰旣改唐曰晉則其在晉陽可知然亭林之言亦自有故難以口舌辨也括地志所遺唐城有二一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是太原之唐城一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是平陽之唐城相去七百餘里而史記晉世家謂唐叔封于河汾之東則當在平陽張守節亦未此說若太原則在河汾之西矣故亭林疑唐叔本封在翼者以此故也但變父之改號曰晉以晉水則自在太原而許謂明日穆侯始遷于翼則史記謂河汾之東者求可信也而平陽亦有唐城者蓋必旣遷之後不忘其故而樂之如後此之所謂故絳新絳二絳異地而同名耳至于晉自唐叔以後靖侯以前年數且不可考何況其他則其中必累遷而至翼亦必無一從而相去七百餘里也亭林於括地志之唐城引其一遺其一則

稍未數也史記屢言禹鑿龍門通大夏呂氏春秋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則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絳吉隰之間書所云維彼陶唐有此冀方而舜之命皐陶曰蠻夷猾夏者也當以服氏之說爲信又齊桓公伐晉之師僅及高梁（原注）在今臨汾縣 而封禪書述桓公之言以爲西伐大夏大夏之在平陽明矣（原注）漢書地理志注臣瓚曰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師古以瓚說爲是按永安乃今之霍州亦非也

晉都

春秋時晉國本都翼在今之翼城縣及昭侯封文侯之弟桓叔于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翼而代爲晉侯都曲沃在今聞喜縣（原注）漢志聞喜故曲沃 其子獻公城絳居之在今太平縣

之南絳州之北（原注）今太平縣南二十五里城址尚存歷惠懷文襄靈成六
公至景公遷于新田在今曲沃縣（原注）杜氏曰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後魏始名曲沃當汾澮二水之間於是命新田爲絳而以其故都之絳
爲故絳此晉國前後四都之故蹟也
晉自都絳之後遂以曲沃爲下國（原注）僖公十年狐突適下國然其宗
廟在焉考悼公之立（原注）成公十八年大夫逆于清原（原注）杜氏曰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是次郊外庚午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是入曲沃
而朝于廟二月乙酉朔即位于朝是至絳都而平公之立（原注）襄公十六年亦云改服修官烝于曲沃但不知其後何以遂
爲欒氏之邑而欒盈之入絳范宣子執魏獻子之手賂之
以曲沃（原注）襄公二十三年夫以宗邑而與之其臣聽其所自爲端

氏之封屯留之徒其所由來者漸矣

瑕

晉有二瑕其一左傳成公六年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杜氏曰郇瑕古國名水經注涑水又西南逕瑕城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是也〔原注〕杜以郇瑕為一地酈以為二地江氏曰解縣西南故瑕城實為晉之瑕所謂內及解梁城瑕正是解梁間一邑也焦在河外屬之武子河外舉焦內舉瑕以二邑該其餘亦踵文省便之法顧氏謂晉有二瑕以焦瑕為河外五城之二是忘內及解梁城一句矣求河外之瑕不可得謂瑕有胡音以胡縣當之謬矣在今之臨晉縣境其一僖公三十年燭之武見秦伯曰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解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文公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解以河曲為河東蒲坂縣南

則瑕必在河外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按漢書地理志湖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水經河水又東逕湖縣故城北酈氏注云晉書地道記太康記並言胡縣漢武帝改作湖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古瑕胡二字通用禮記引詩心乎愛矣瑕不謂矣鄭氏注云瑕之言胡也瑕胡晉同故記用其字是瑕轉爲胡又改爲湖而瑕邑即桃林之塞也原注書放牛于桃林之野注云在華山東今爲閿鄉縣治而成公十三年伐秦成肅公卒于瑕亦此地也道元以郇瑕之瑕爲詹嘉之邑誤矣原注左傳有三瑕而郇瑕不與焉桓公六年軍於瑕以待之注瑕隨地成公十六年楚師還及瑕注瑕楚地昭公二十四年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注瑕杏敬王邑

僖公十五年晉侯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

華山正義曰自華山之東盡虢之東界其間有五城也傳稱焦瑕蓋是其二〔原注〕水經注陝縣故焦國竹書紀年幽王七年虢人滅焦成公元年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瑕嘉郎詹嘉以邑爲氏僖公十五年瑕呂飴甥當亦同此〔原注〕竹書紀年惠王十九年晉獻公滅虢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傳謂之陰飴甥者陰亦虢地或兼食之也而解以瑕呂爲姓恐非

九原

禮記檀弓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水經注以爲在京陵縣漢志太原郡京陵師古曰即九京因記文或作九京而傳會之爾〔原注〕文子曰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方氏曰九京即九原指其冢之高曰京指其地之廣曰原古者卿大夫之葬必在國都之北不得遠涉數百里而葬於今之平遙也志以爲太平之西南二十五里有九

原山近是

昔陽

左傳昭公十二年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皋歸杜氏謂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原注今新樂縣）又謂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纍城（原注在今藁城縣西南七十里）是也其曰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則非也疏載劉炫之言以爲齊在晉東僞會齊師當自晉而東行也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則昔陽當在鮮虞之東也今按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也旣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爲一安得以昔陽爲肥國

之都也昔陽旣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纍之城疑是肥名取於彼也肥爲小國境必不遠豈肥名取鉅鹿之城建都於樂平之縣也十五年荀吳伐鮮虞圍鼓杜云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炫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即是鼓都在鮮虞以東南也二十二年傳曰晉荀吳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斷可知矣原注杜解昔陽故肥子所都果爾則其地已入晉何用僞糴以息其門外乎漢書地理志鉅鹿下曲陽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水經注泜水東逕肥纍縣之故城南又東逕昔陽城南本鼓聚十三州志曰今其城昔陽亭是矣京相璠曰白狄之別也下曲陽有鼓聚其說皆同原注水經注一

卷中昔陽城兩見一在下曲陽一在沾縣亦酈氏之誤也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十六年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夫昔陽在鉅鹿故鄗之齊豈得越太行而有樂平乎原注正義亦誤

晉之滅狄其用兵有次第宣公十五年滅潞氏十六年滅甲氏及留吁成公十一年伐廧咎如而上黨爲晉有矣昭公元年敗無終及羣狄於大鹵而大原爲晉有矣然後出師以臨山東昭公十二年滅肥二十二年滅鼓於是太行以南之地謂之南陽太行以東之地謂之東陽原注水經注引馬季長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爲東陽自朝歌以南至軹爲南陽而晉境東接於齊蓋先後之勤且八十年而鮮虞猶不服焉原注至魏文侯始克中山平狄之難如此

太原

太原府在唐爲北都唐書地理志曰晉陽宮在都之西北宮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都城左汾右晉潛丘在中（原注爾雅晉有潛丘注在太原晉陽縣今已不存志曰相傳宋修惠明寺浮屠陶土爲瓦用）長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廣三千一百二十二步周萬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其崇四丈汾東曰東城貞觀十一年長史李勣築兩城之間有中城武后時築以合東城（原注宋史太宗紀謂之連城）宮南有大明城故宮城也宮城東有起義堂倉城中有受瑞壇當日規模之閎壯可見自齊神武刱建別都與鄴城東西並立隋煬繼修宮室唐高祖因以克關中有天下則天以後名爲北都五代李氏石氏劉氏三主皆興於此

及劉繼元之降宋太宗以此地久爲剏霸之府又宋主大火有參辰不兩盛之說於是一舉而焚之矣宋史太宗紀太平興國四年五月戊子以楡次縣爲新并州乙未築新城丙申幸城北御沙河門樓盡徙餘民於新城遣使督之既出卽命縱火丁酉以行宮爲平晉寺陸游老學庵筆記曰大宋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降爲并州廢舊城徙州於楡次今太原則又非楡次乃三交城也城在舊城東北三十里亦形勝之地本名故軍又嘗爲唐明鎭有晉文公廟甚盛平太原後三年帥潘美奏乞以爲并州從之於是徙晉文公廟以廟之故址爲州治又徙陽曲縣於三交而楡次復爲縣然則今之太原府乃三交城而太原縣不過唐

都城之一隅耳〔王氏曰武后名北都中宗即位之初已依舊改爲并州大都督府矣〕其遺文舊蹟一切不可得而見矣

舊唐書崔神慶傳曰則天時擢拜并州長史先是并州有東西二城隔汾水〔原注唐張南史送鄭錄事詩六月胡天冷雙城汾水流〕神慶始築城相接每歲省防禦兵數千人邊州甚以爲便此郎志所云兩城之間有中城者也〔原注僖宗乾符六年河東軍亂焚掠三城以朱玫爲三城斬斫使〕汾水湍悍古人何以架橋立城如此之易〔閻氏曰按水經注汾水云水上舊有梁清洴殞于梁下豫讓死於津側亦襄子解衣之所在也此即指晉陽縣又按唐李勣馬燧俱引晉水架汾河而東去故汾河東有晉祠水利〕如長安東中西三渭橋昔爲方軌而今則咸陽縣每至冬月乃設一版河陽驛杜預所立浮橋其遺跡亦復泯然〔原注魏書崔亮傳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

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與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為浮橋汎漲無恒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渡渭以象閣道此即以柱柱為橋今惟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為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 北史于栗磾傳為豫州刺史明元帝南幸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大船構橋於野坂六軍與濟帝深歎美之 蒲津鐵牛求一僧懷丙其人不可得原注宋史方技傳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不但坐而論道者不如古人而已

代

春秋時代尚未通中國趙襄子乃言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正義曰地道記云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岌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水經注引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

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此則今之蔚州乃古代國項羽徙趙王歇爲代王歇更立陳餘爲代王漢高帝立兄劉仲爲代王皆此地也〔原注〕今蔚州東二十里相傳有代王城十年陳豨反十一年破豨立子恆爲代王都晉陽〔原注〕高祖紀則今之太原縣矣孝文紀則云都中都〔原注〕陳豨傳同而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原注〕如淳以爲先都晉陽後還中都又立子武爲代王都中都則今之平遥縣矣〔原注〕正義引括地志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遥縣西南十二里又按衛綰代大陵人大陵今在文水縣北而屬代代都中都故也代凡三遷而皆非今代州今代州之名自隋始〔閻氏曰〕漢光武以盧芳爲代王居高柳高柳故城在唐雲州定襄縣晉愍帝以猗盧爲代王城盛樂爲北都修故平城爲南都拓跋珪立爲代王都雲中在朔州北三百餘里後徙都平城置代尹是代尚有四不止如顧氏云三遷也

闕里

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按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禮記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蓋闕門之下其里即名闕里而夫子之宅在焉亦謂之闕黨魯論有闕黨童子荀子仲尼居於闕黨是也後人有以居爲氏者漢書儒林傳有鄒人闕門慶忌注云姓闕門名慶忌〔原注〕後漢書獻帝紀下邳賊闕宣注闕黨童子之後讖文言代漢者當塗高當塗而高者闕也故闕宣自稱天子

杏壇

今夫子廟庭中有壇石刻曰杏壇闕里志杏壇在殿前夫子舊居非也杏壇之名出自莊子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又曰孔子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又曰客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司馬彪云緇帷黑林名也杏壇澤中高處也莊子書凡述孔子皆是寓言漁父不必有其人杏壇不必有其地即有之亦在水上葦間依陂旁渚之地不在魯國之中也明矣今

之杏壇乃宋乾興間四十五代孫道輔增修祖廟移大殿於後因以講堂舊基甃石爲壇環植以杏取杏壇之名名之耳

徐州

史記齊太公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田敬仲完世家宣王九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楚世家威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伐齊敗之於徐州越世家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原注〕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非九州之徐按續漢書志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在今滕縣之南薛河北有大

城田文所築也此與楚魏二國爲境而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蓋與梁惠王言不欲斥魏更以燕趙夸之耳

索隱曰說文郐邾之下邑在魯東又竹書紀年云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遷于薛改名曰徐州則徐與郐並音舒也今讀爲禹貢徐州之徐者誤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春秋正作舒州汲成案邳遷於薛沈校本邳上有下字蓋從史記索隱引紀年增也今刪去從元文

向

春秋隱二年莒人入向杜氏解曰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桓十六年城向無解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解曰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

疑也襄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解曰莒邑按春秋向之名四見於經而杜氏注爲二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爲國後并於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以攝乎大國之間耳承縣今在嶧杜氏以其遠而疑之況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乎原注水經注於軹縣向城下引向姜不安於莒而歸凡說齊乘以爲今沂州之向城鎮原注州西南一百里近之矣

安成案向地見經傳者凡六隱二年莒人入向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向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僖二十六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襄十一年傳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十四年會吳于向杜注于入向以爲古龍亢東南于與鄭之向云在軹縣西于取向盟向云莒邑于師向云在潁川長社縣東北于會向但云鄭地古今地志書著向地者漢書地理志沛郡向縣古向國又鄒國志潁川長社縣有向鄉于欽齊乘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太平寰宇記莒縣西南有向城龍亢之向今鳳陽府懷遠縣地長社之向今開封府尉氏縣地莒邑沂州之向今莒州地軹縣之向今懷慶府濟源縣地詩皇甫作都于向即此杜氏沿漢志之說以莒人

入向爲沛國之向恐非是春秋之莒即今莒州距今懷遠且千里蕞爾之莒豈能懸師遠入人國竊意莒所入之向乃沂州之向莒入向而兼其地而魯復伐莒而取之後遂爲會盟所耳沛國之向乃會吳之向中國會吳皆就之于淮上如鍾離今鳳陽善道今盱眙皆是也

小穀汝成按此已詳卷四城小穀條可并入

春秋莊三十二年城小穀左氏傳曰爲管仲也蓋見昭公十一年申無宇之言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而又見僖二年經書城楚丘之出於諸侯謂仲父得君之專亦可勸諸侯以自封也是不然仲所居者穀也此所城者小穀也春秋有言穀不言小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成三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四書

穀而一青小穀別於穀也范甯曰小穀魯地然則城小穀者內城也故不繫之齊而與管仲無與也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羽于穀城即此魯之小穀而注引皇覽以爲東郡之穀城與留侯所葆之黃石同其地其不然明矣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泰山立石汝成案漢紀注應劭曰立石三丈一尺下云武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姜氏注殊舛謬

嶽頂無字碑世傳爲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五尺而銘文并二世詔書咸具不當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覆讀之知爲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

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續漢書祭祀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爲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爲秦耳姜氏曰史記封禪書漢書武帝紀注引風俗通曰石廣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云此古制也則武帝已用之矣又後漢書張純傳帝乃東巡岱宗純從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若無文字則不當云刻石文矣

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於鄒嶧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頌秦德於泰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於之罘則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於瑯邪則

云立石刻頌秦德於會稽則云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於碣石則云刻碣石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錄乎

泰山都尉錢氏曰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盧縣都尉治

後漢書桓帝紀永興二年泰山琅邪賊公孫舉等反殺長史永壽元年七月初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延熹五年八月己卯罷琅邪都尉官八年五月壬申罷泰山都尉官金石錄載漢泰山都尉孔宙碑云宙以延熹四年卒蓋卒後四年官遂廢矣然泰山都尉實不始於此光武時曾置之文苑傳夏恭光武時拜郎中再遷泰山都尉又按光武紀建

武六年初罷郡國都尉官恭之遷謫在此年前也

泰山自公孫舉東郭竇勞丙叔孫無忌相繼叛亂以是置郡尉之官以後官雖不設而郡兵領於太守其力素厚故何進使府掾泰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而應劭夏侯淵亦以之破黃巾可見漢代不廢郡兵之效而建安中曹公表曰泰山郡界曠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爲嬴郡則其時之習俗又可知矣

社首〔汝成案此條從社首沈氏校本補〕

史記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唐書高宗乾封元年正月庚午禪社首〔元〕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辛卯禪社首宋史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壬子禪社首今高里山之左有小

山其高可四五丈志云卽社首山在嶽旁諸山中最卑小不知古人何取于此意者封于高欲其近天禪于下欲其近地且山卑而附嶽址便于將事初陟高之後不欲更勞民力邪（沈氏曰）右一條見山東考古錄當補此

濟南都尉

漢濟南郡太守治東平陵而都尉治於陵者以長白山也（續漢志注今鄒平縣東有東平陵城後漢書侯霸傳注於陵故城在今淄川長山縣南）魏書辛子馥傳長白山連接三齊瑕丘數州之界多有盜賊子馥受使檢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姦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請破罷諸冶朝廷善而從之隋大業九年齊人孟讓王薄等眾十餘萬據長白山攻

剽諸郡以張須陀王世充之力不能滅訖于隋亡觀此二事則知漢人立都尉治於陵之意矣

鄒平臺二縣

漢書濟南郡之縣十四一曰東平陵二曰鄒平三曰臺四曰梁鄒功臣表則有臺定侯戴野梁鄒孝侯武虎是二縣竝爲侯國續漢志濟南郡十城其一曰東平陵其四曰臺其七曰梁鄒其八曰鄒平而安帝紀云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濟南上言鳳皇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章懷太子注云臺縣屬濟南郡故城在今齊州平陵縣北晏子春秋景公爲晏子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水經注亦云濟水又東北過臺縣北尋其上下文句本自了然後人讀漢書誤

從鄒字絶句因以鄒爲一縣平臺爲一縣齊乘遂謂漢濟南郡有鄒縣後漢改爲鄒平又以臺平臺爲二縣此不得其句讀而妄爲之說也

漢以鄒名縣者五齊國有騶亦作鄒膠東國有鄒盧千乘郡有東鄒與濟南之鄒平梁鄒凡五其單稱鄒者今兗州府之鄒縣也亦有平臺屬常山郡外戚恩澤侯表平臺康侯史元後漢書邳彤傳尹綏封平臺侯是也有鄒平有臺而亦有鄒有平臺不可不辨也

晉時縣名多沿漢舊按史何曾傳曾孫機爲鄒平令是有鄒平矣解系傳父修封梁鄒侯劉頌傳追封梁鄒縣侯是有梁鄒矣宋書言晉太康六年三月戊辰樂安梁鄒等八

縣隕霜傷桑麥文帝紀元嘉二十八年五月乙酉亡命司馬順則自號齊王據梁鄒城八月癸亥梁鄒平斬司馬順則是宋有梁鄒矣不知何故晉書地理志於樂安國下單書一鄒字此史之闕文〔錢氏曰當是史誤脫梁字耳〕而齊乘乃云晉省梁鄒入鄒縣夫晉以前此地本無鄒縣而何從入之乎蓋不知而妄作者矣

夾谷

春秋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傳曰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杜預解及服虔注史記皆云在東海祝其縣劉昭志杜佑通典因之遂謂夾谷山在今贛榆縣西五十里

按贛榆在春秋爲莒地與齊魯之都相去各五六百里何

必若此之遠當時景公之觀不過日遵海而南放於琅邪而已未聞越他國之境金史云淄川有夾谷山一統志云夾谷山在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其陽卽齊魯會盟之處萌水發源於此水經注萌水出般陽縣西南甲山是以甲山爲夾谷也而萊蕪縣志則又云夾谷在縣南三十里接新泰界未知其何所據然齊魯之境正在萊蕪東至淄川則已入齊地百餘里二說俱遠又按水經注萊蕪縣曰城在萊蕪谷當路阻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是則會於此地故得有萊人非并召之東萊

千里之外也〔原注〕萊人遷此已久號其故國爲東萊不可泥視其之名而遠求之海上矣〔按〕成案司馬彪續漢志劉昭注文中間誤作後漢今俱改此云劉昭志當脫郡國及注字

濰水

濰水出琅邪郡箕屋山〔原注〕今在莒州西北九十里書禹貢濰淄其道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是也其字或省水作維或省糸作淮又或从心作惟惟總是一字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朱虛下箕下作維靈門下橫下折泉下作淮上文引禹貢惟甾其道又作惟惟一卷之中異文三見〔原注〕馬文煒曰漢書王子侯表城陽頃王子東淮侯類封北海按北海郡別無淮水蓋亦濰字之異文通鑑梁武帝紀魏李叔仁擊邢杲于惟水〔原注〕胡三省注惟當作濰古人之文或省或借其旁並从鳥隹之隹則一爾後人誤讀爲淮沂其乂之淮而

呼此水爲槐河失之矣〔原注〕按淮字當从隹人之隹乃得聲今本說文亦誤〔錢氏曰〕淮从隹聲亦可讀爲惟顧氏欲分而二之乃謂淮泗之淮當从隹人之隹妄矣〔梁氏曰〕按字書無从隹之字豈可以說文爲誤乎

又如三國志吳主傳作棠邑涂塘以淹北道晉書宣帝紀王凌詐言吳人塞涂水武帝紀琅邪王伷出涂中海西公紀桓溫自山陽及會稽王昱會于涂中孝武紀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安帝紀譙王尚之衆潰逃于涂中並是滁字南史程文季傳秦郡前江浦通涂水是也古滁省作涂與灘省作淮正同韻書並不收此二字

勞山

勞山之名齊乘以爲登之者勞又云一作牢丘長春又改

爲鼇皆鄙淺可笑按南史明僧紹隱于長廣郡之嶗山本草天㕙生太山嶗山諸山則字本作嶗若魏書地形志唐書姜撫傳宋史甄棲眞傳竝作牢乃傳寫之誤原注魏書高祖紀釋老志竝仍作勞山

詩山川悠遠維其勞矣箋云勞勞廣闊則此山或取其廣闊而名之鄭康成齊人勞勞齊語也

山海經西山經亦有勞山與此同名

寰宇記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後人因謂此山一名勞盛山誤也勞盛二山名勞卽勞山盛卽成山史記封禪書七日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漢書作盛山古字通用齊之東偏環以大海海岸之山莫大於勞成二山故始皇登

之史記秦始皇紀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至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正義曰榮成山即成山也按史書及前代地理書並無榮成山予向疑之以爲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勞字之誤後見王充論衡引此正作勞成山乃知昔人傳寫之誤唐時諸君亦未之詳考也遂使勞山併蓋之名成山冒榮之號今特著之以正史書二千年之誤

先生勞山圖志序略曰勞山在今即墨縣東南海上距城四五十里或八九十里有大勞小勞其峰數十總名曰勞志言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因謂此山一名勞盛而不得其所以立名之義漢書成山作盛山在今文

登縣東北則勞盛自是二山古人立言偁齊之東偏三面環海其斗入海處南勞而北盛則盡乎齊東境矣其山高大深阻旁薄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跡罕至秦皇登之是必萬人除道百官扈從千人擁輓而後上也五穀不生環山以外土皆疏脊海濱斥鹵僅有魚蛤亦須其時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張數縣儲偫四民廢業千里驛騷而後上也于是齊人苦之而名之曰勞山其以是夫古之聖王勞民而民忘之秦皇一出游而勞之名傳之千萬年然而致此則有由矣漢志言齊俗夸詐自太公管仲之餘其言霸術已無遺策而一二智慧之士倡爲迂怪之談以聳動天下之聽不過欲時君

擁篲辯士詘服爲名高而已豈知其患之至于此也

楚丘

春秋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杜氏曰楚丘衛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夫濟陰之成武此曹地也而言衛非也蓋爲僖公二年城楚丘同名而誤按衛國之封本在汲郡朝歌原注隱公元年解云衛國在汲郡朝歌縣今衛輝府淇縣懿公爲狄所滅渡河而東立戴公以廬于曹杜氏曰曹衛下邑詩所謂思須與漕廬者無城郭之稱而非曹國之曹也僖公二年城楚丘杜氏曰楚丘衛邑詩所謂作于楚宮而非戎伐凡伯之楚丘也但曰衛邑而不詳其地然必在今滑縣開州之間滑在河東故唐人有魏滑分河之錄矣水經注乃曰楚丘

在成武西南即衛文公所徙誤矣彼曹國之地齊桓安得取之而封衛乎以曹名同楚丘之名又同遂附爲一地爾今曹縣東南四十里有景山疑即商頌所云陟彼景山松柏丸丸而左傳昭公四年椒舉言商湯有景亳之命者也原注詩正義引皇甫謐曰蒙爲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鄘詩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則不在此也

東昬

漢陳留郡有東昬續漢志注云陳留志曰故戶牖鄉有陳平祠而山陽郡有東緡續漢志春秋時曰緡注云左傳僖公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前書師古曰緡音旻左傳解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史記絳侯周勃世家

攻爰戚東緡以往索隱曰山陽有東緡縣屬陳留者音昏屬山陽者音旻括地志云東緡故城在兗州金鄉縣界水經注引王誨碑辭曰使河隄謁者山陽東昏司馬登是以緡爲昏誤矣隸釋酸棗令劉熊碑陰故守東昏長蘇勝則陳留之東昏也〔原注〕通鑑注李愬攻金鄉引東緡者故陽武戶牖鄉亦誤

長城

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隨地可以設關而阡陌之間一縱一橫亦非戎車之利也觀國佐之對晉人則可知矣至於戰國井田始廢而車變爲騎於是寇鈔易而防守難不得已而有長城之築史記蘇代傳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

城續漢志濟北國盧（原注）今長淸縣有長城至東海泰山記泰山西有長城緣河經泰山一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此齊之長城也史記秦本紀魏築長城自鄭（原注）今華州濱洛以北有上郡蘇秦傳說魏襄王曰西有長城之界竹書紀年惠成王十二年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此魏之長城也續漢志河南郡卷（原注）絳侯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釋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雍城也有長城經陽武到密此韓之長城也（沈氏曰）京東考古錄以續漢志一條亦屬魏而無韓之長城句水經注盛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達泚陽南北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原注）又越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長城在鄧州內鄉縣東七十五里南入穰縣北連翼望山無土之處累石爲固楚襄王作霸南土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通

華夏號為方城此楚之長城也若趙世家成侯六年中山築長城又言肅侯十七年築長城原注劉伯莊云從雲中以北至代幷也武靈王時始有雲中正義曰此長城疑在漳水之北趙南界則趙與中山亦有長城矣以此言之中國多有長城不但北邊也

其在北邊者史記匈奴傳秦宣太后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此秦之長城也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原注正義曰括地志云棝陽縣漢舊縣也在銀州銀城縣界棝陽有連山東至黃河西南至夏會等州此魏之長城也匈奴傳又言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原注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按水經云白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頹毀焉沿溪亘嶺東西無極蓋趙武靈王所築也自代並陰山原注索隱曰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絕塞外突

厥下至高闕爲塞〔原注〕徐廣曰在朔方　正義曰地理志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界山中斷兩峯俱峻俗名爲高闕也　而置雲中雁門代郡此趙之長城也燕將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原注〕韋昭曰地名在上谷　正義曰按上谷郡今媯州　至襄平〔原注〕索隱曰韋昭云今遼東所理也　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此燕之長城也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原注〕索隱曰按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終利賈山南漢陽西是也　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原注〕索隱曰蘇林云去長安千里正南北相直道也　自九原至雲陽〔原注〕索隱曰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　正義曰括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雍縣秦之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　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

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原注]索隱曰韋昭曰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原注]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索隱曰應劭云北假在北地陽山北韋昭云北假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在河北今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此秦并天下之後所築之長城也自此以後則漢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魏明元帝泰常八年二月戊辰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太武帝太平眞君七年五月丙戌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城[原注]北史作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袤皆千里北齊文宣帝天保三年十月乙未起長城自黃櫨嶺北至

社平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原注通鑑注此長城蓋起於唐石州北抵武州之境六年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原注通鑑注幽州夏口即居庸下口也幽州軍都縣西北有居庸關先是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而斛律羨傳云羨以北虜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距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發山東諸州民修長城立亭障西自鴈門東至碣石隋文帝開皇元年四月發稽胡修築長城五年使司農少卿崔

仲方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黃河西至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百里六年二月丁亥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七年發丁男十萬餘人修長城大業三年七月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踰榆林東至紫河四年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林谷而東此又後史所載繼築長城之事也

日知錄集釋卷三十一終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而汝成案錢氏引荀子儒效篇云云當注在皆當作而文下今從元校云

孟子望道而未之見集注而讀爲如古字通用朱子答門人引詩垂帶而厲春秋星隕如雨爲證原注詩垂帶而厲箋云而亦如也春秋莊七年夜中星隕如雨注如而也今考之又得二十餘事易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虞翻解而如也書顧命其能而亂四方傳釋爲如孟子九一而助趙岐解而如也原注達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劉炳曰而當讀作如今按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而字亦當讀如左傳隱七年歃如忘服虔曰如而也僖二十六年室如懸罄注如而也昭四年牛謂叔孫見仲而何注而何如何史記賈生

傳化變而嬗草昭曰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戰國策威王不應而此者三韓非子嗣公知之故而駕鹿呂氏春秋靜郭君泣而曰不可原注近本爲不適者誤作泣泣而曰又曰而周賢者也用之未晚也荀子驪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錢氏曰荀子儒效篇鄉是如不戴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說苑越諸發曰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又曰而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新序引鄒陽書白頭而新傾蓋而故後漢督郵斑碑柔遠而邇皆當作如戰國策昭奚恤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緇疵曰是非反如何也大戴禮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又曰然如曰禮云禮云又曰安如易樂而湛又曰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又曰知一而不可以解也春秋繁

露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淮南子嘗一哈水如甘苦知矣漢樂府艾如張後漢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無爲如治高如不危滿如不溢太尉劉寬碑去鞭捬如獲其情弗用刑如弭其姦郭輔碑其少也孝友而悅學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易王弼注革而大亨以正非當如何皆當作而漢書地理志遼西郡肥如莽曰肥而左傳襄十二年夫婦所生若而人注云若如人說文需从雨而聲蓋譌讀而爲如也唐人詩多用而今亦作如今今江西人言如何亦曰而何云原注左傳襄三年齊侯與士匄盟于彫外水經注云郎地理志曰如水矣彫如聲相似古而字郎讀爲如故輿字說文曰从大而聲臧氏曰詩常武如震如怒釋文一本兩如字皆作而箋云王奮揚其威武而震揚其聲而勃怒其色則經本作而甚明此又而如之訛也

周禮旅師而用之以質劑注而讀爲若聲之誤也陸德明音義云而音若儀禮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注如讀爲若錢氏曰孟子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晉書段灼傳引此文而作若

奈何

奈何二字始於五子之歌爲人上者奈何不敬錢氏曰五子之歌此晚出古文當以召誥曷其奈何不敬爲始左傳河魚腹疾奈何曲禮曰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楚辭九歌大司命愁人兮奈何九辯君不知兮可奈何此奈何二字之祖左傳華元之歌曰牛則有皮犀兕尙多棄甲則那直言之曰那長言之曰奈何一也又書如五器鄭康成讀如爲乃箇反論語吾末如之何也

已矣音亦與柰同〔原注〕按古人曰如曰若曰柰其義則一音不必同

六朝人多書柰爲那三國志注文欽與郭淮書曰所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宋書劉敬宣傳牢之曰平元之後令我那驃騎何唐人詩多以無柰爲無那〔楊氏曰〕是韓伯休那邪是語辭

語急

公羊傳隱元年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注如即不如齊人語也按此不必齊人語左傳僖二十二年宋子魚曰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成二年衞孫良夫曰若知不能則如無出昭十三年蔡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二十一年宋華多僚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定五

年楚子西曰不能如辭八年衞王孫賈曰然則如叛之漢書翟義傳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左傳正義曰古人語然猶不敢之言敢也原注莊二十二年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注敢不敢也昭二年敢辱大館注敢不敢儀禮聘禮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注敢言不敢

古人多以語急而省其文者詩亦不夷懌懌下省一乎字書弗愼厥德雖悔可追可上省一不字我生不有命在天不上省一豈字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人下刑下及下各省一乎字孟子雖褐寬博吾不惴焉不上省一豈字禮記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幼上好上各省一非字

公羊傳隱公七年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注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不言同母言母弟者若謂不如言如矣齊人語也(臧氏曰古人之言多氣急而文簡如毛詩以不寧爲豈不寧不康爲豈不康堯典試可乃已史記作試不可用而已論語患得之集解患不能得之楚俗語皆語急反言之證楚俗語猶言齊人語也)

歲

天之行謂之歲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歲二月東巡狩是也人之行謂之年書維呂命王享國百年左傳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原注僖公二十三年)絳縣人有與疑年使之年師曠曰七十三年矣(原注襄公三十年)於是昭公十九年矣(原注襄公三十一年)史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是也今人多謂年爲歲

周禮太史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

至歲也自今年正月朔至明年正月朔年也

古人但曰年幾何不言歲也自太史公始變之秦始皇本紀曰年十三歲（梁氏曰錢廣伯云孟子鄉人長于伯兄一歲趙策太后曰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則言歲不始于太史公）

今人以歲初之日而增年古人以歲盡之日而後增之史記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月半

今人謂十五爲月半蓋古經已有之儀禮士喪禮月半不殷奠禮記祭義朔月月半君巡牲周禮大司樂王大食三侑注大食朔月月半以樂侑食時也晉溫嶠與陶侃書剋後月半大舉然亦有以上下弦爲月半者劉熙釋名弦月

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施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是則所謂月半者弦也禮經之所謂月半者望也弦曰半以月體而言之也望曰半以日數而言之也原注岑參詩涼州三月半猶未脫春衣韓愈詩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李商隱詩白日當天三月半

巳汝成案巳古讀若已故經史訓詁凡語詞之巳皆作已蓋一字二義形聲皆同無可別云

吳才老韻補古巳午之巳亦謂如已矣之已漢律歷志振美於辰巳盛於巳史記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鄭元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原注洪容齋三筆亦引歷書為證

愚按古人讀巳為矣之證不止此淮南子斗指巳巳則生巳定也說文巳巳也四月陽氣巳出陰氣巳藏萬物見

成文章故巳爲虵象形釋名巳巳也陽氣畢布巳也詩似續妣祖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五經文字起從辰巳之巳白虎通太陽見於巳巳者物必起晉書樂志四月之辰謂之巳巳者起也物至此時畢盡而起也詩江有汜亦讀爲矣釋名水決復入爲汜汜巳也如出有所爲畢巳復還而入也以享以祀亦讀爲矣說文祭無巳也从示巳聲公羊傳何休注言祀者無巳長久之辭釋名商日祀祀巳也新氣升故氣巳也今人以辰巳之巳讀爲士音宋毛晃曰陽氣生於子終於巳巳者終巳也象陽氣既極囘復之形故又爲終巳之義今俗以有鉤爲終巳之巳無鉤爲辰巳之巳是未知字義也

季春之月辰爲建巳爲除故用三月上巳祓除不祥古人謂病愈爲巳亦此意也原注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二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不祥　後漢書周舉傳三月上巳大將軍梁商大會賓客讌於雒水　袁紹傳三月上巳大會賓從於薄落津周公謹癸辛雜識以爲戊己之己者非楊氏曰其必以三月除亦有所由起不然正月寅爲建卯爲除是上卯亦可除邪

戊己之己篆作己辰巳之巳篆作巳象蛇形隸書則混而相類止以直筆上缺爲己上滿爲巳

里

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爲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爲里而尺又大於古四之一今之六十二里遂當古之百里穀梁傳散去國五百里今自歷城至臨淄僅三百三十里左傳黃人

謂自郢及我九百里今自江陵至光州僅七百里邾子謂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今自蘇州至鄒縣僅一千五百里孟子不遠千里而來千里而見王今自鄒至齊至梁亦不過五六百里又謂舜卒鳴條文王生岐周相去千有餘里今自安邑至岐山亦不過八百里史記張儀說魏王言從鄭至梁二百餘里今自鄭州至開封僅一百四十里戚夫人歌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貢禹上書言自痛去家三千里自今瑯邪至長安亦但二千餘里趙則二千里而近是則荀子所謂日中而趨百里者不過六十餘里而千里之馬亦日馳五六百里耳

王制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殆未然【楊氏曰王制是漢人之作不知其尺步祿何反小】

仞

說文仞伸臂一尋八尺【原注家語孔子所謂舒肘知尋】从人刃聲書爲山九仞孔傳八尺曰仞正義曰考工記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原注左傳昭三十二年仞溝洫注度深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元云七尺曰仞與孔義異【原注王逸注楚辭大招亦云七尺】論語夫子之牆數仞注包云七尺孟子掘井九軔【原注與仞同】注八尺朱子乃兩從之【原注堂高數仞趙注亦云八尺】當以八尺爲是若小爾雅云四尺漢書應劭注云五尺六寸則益非矣【楊氏曰七尺爲仞周尺八寸故伸援云五尺六寸】

不淑

人死謂之不淑禮記如何不淑是也生離亦謂之不淑詩中谷有蓷遇人之不淑矣是也失德亦謂之不淑詩君子偕老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是也國亡亦謂之不淑逸周書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曰嗚呼不淑是也

不弔

古人言不弔者猶曰不仁左傳成十三年穆爲不弔襄十三年君子以吳爲不弔十四年有君不弔昭七年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二十六年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皆是不仁之意襄二十三年敢告不弔及詩之不弔昊天不弔不祥書之弗弔天降喪于殷則以爲哀閔之辭杜

氏注皆以爲不相弔恤而於葦不弔之人則曰弔至也於義不遹惟成七年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乃當謂大國無恤鄰之義耳

亡

亡有三義有以死而名之中庸事亡如事存是也有以出奔於外而名之晉公子稱亡人是也有但以不在而名之詩子美亡此論語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是也漢書袁盎傳不以在亡爲辭原注謂託故而辭以不在　柳子厚詩在亡均寂寞宋史高定子傳制詔使未知在亡則以在亡爲存亡非漢書之意也

乾沒

史記酷吏傳張湯始爲小吏乾沒徐廣曰乾沒隨勢沈浮

也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三國志傅嘏傳豈敢寄命洪流以徼乾沒裴松之注有所徼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爲之也晉書潘岳傳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張駿傳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盧循傳姊夫徐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魏書朱維傳維見乂（原注 元乂）寵勢日隆便至乾沒北史王劭傳贊爲河朔淸流而乾沒榮利梁書止足傳序其進也光寵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沒晉韓彝歌明君篇昧死射乾沒覺露則滅族抱朴子忘髮膚之明戒尋乾沒於難冀

乾沒大抵是徼幸取利之意史記春申君傳沒利於前而

易患於後也即此意楊氏曰愚謂乾設者乾而亦設知進不知退知得不知喪之義

辱

儀禮注以白造緇曰辱故老子謂楊朱曰大白若辱

姦

廣韻姦古顏切私也詐也亦作姧今本譌姧作奸非也奸音干犯也左氏僖公七年傳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曰子父不奸之謂禮一傳之中二字各出而義不同釋名姦奸也言奸正法也以奸釋姦其爲兩字審矣又奸字亦可訓爲干祿之干漢書荆燕吳傳齊人田生以畫奸澤史記作干然則奸但與干通用而不可以爲姦也後人於案牘文移中以姦字畫多省作奸字此如緐之爲煩

衙之爲沖驛之爲馹臺之爲台皆借用之字

訛

訛字古作譌僞字古亦音訛詩小雅民之訛言箋云僞也小人好詐僞爲交易之言（原注）正義曰謂以善言爲惡辭以惡言爲善交而換易其辭爾雅注世以妖言爲訛太平御覽引武王之書鈴曰昏謹守深察訛泰昌元年八月御史張潑言京師姦宄叢集遊手成羣有謂之把棍者有謂之拏訛頭者（原注）偵如一人作姦則凡隨其後留人於罪從而嚇詐金錢謂之拏訛頭郎漢律所謂恐猲受財請將巡城改爲中差一年一代

誰何

詩室人交徧摧我韓詩作誰王篇作誰丁回切謫也六韜

令我壘上誰何不絕史記賈誼過秦論陳利兵而誰何誰同何呵同（原注韓非子王出而何之賈誼傳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漢書五行志主公車大誰卒注大誰主問非常之人云姓名是誰何也此解未當焦氏易林當年少寡獨與孤處雞鳴犬吠無敢誰者說苑民知十己則尙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己則疵其過千己則誰而不信揚雄衞尉箴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閻樂嬌搜戟者不誰

史記衞綰傳歲餘不譙阿綰漢書作不孰何綰難曉疑譙譌爲誰誰又轉爲孰也（楊氏曰孰何與誰何同非譌）

周禮射人不敬者苛罰之注苛謂詰問之按此苛亦呵字

信

東觀餘論引晉武帝王右軍陶隱居帖及謝宣城傳謂凡言信者皆謂使人楊用修又引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爲證良是然此語起於東漢以下楊太尉夫人袁氏答曹公卞夫人書云輒付往信古詩爲焦仲卿妻作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魏杜摯贈毋丘儉詩聞有韓衆藥信來給一丸以使人爲信始見於此（錢氏曰晉陽秋胡威後因他信具以白質三國志胡質傳注汝成案司馬相如諭巴蜀檄云故遣信使是西漢已然）若古人所謂信者乃符驗之別名璽于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史記刺客傳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漢書石顯傳適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西域傳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送食後漢書齊武王傳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周禮掌節注節猶

信也行者所執之信此如今人言印信信牌之信不得謂爲使人也故梁武帝賜到溉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豪原注毫同以書信而令人遂有書信之名

出

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傳中凡言出者皆是外甥左氏莊二十二年陳厲公蔡出也僖七年申侯申出也成十三年康公我之自出原注注晉外甥襄二十五年我周之自出原注注言陳周之甥又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二十九年晉平公杞出也三十一年莒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昭四年徐子吳出也公羊文十四年傳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史記秦本紀晉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漢書五行志王子

昆楚之出也而公羊襄五年傳蓋舅出也則以舅甥爲舅出矣又注後漢書光武十王傳竇太后及憲等東海出也顏氏曰外甥二字本不典不知何自起大約緣外舅之名而生

鰥寡

鰥者無妻之稱但有妻而于役者則亦可謂之鰥詩何草不元何人不矜矜讀爲鰥是也寡者無夫之稱但有夫而獨守者則亦可謂之寡越絕書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吳徙寡婦獨山上以爲死士示得專一陳琳詩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是也鮑照行路難來時聞君婦閨中孀居獨宿有貞名亦是此義

婦人以夫亡爲寡夫亦以婦亡爲寡左傳襄二十七年齊

崔杼生成及強而寡小爾雅曰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焦氏易林久鰥無偶思配織女求其非望自令寡處

丁中

唐高祖武德六年三月人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元宗天寶三載十二月癸丑詔曰比者成童之歲即挂輕徭既冠之年便當正役憫其勞苦用軫於懷自今宜以十八已上爲中男二十三已上成丁杜子美新安吏詩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是十八以上皆發之也然史文多有言丁中者舉丁中可以該黃小矣遼史耶律學古傳多張旗幟雜丁黃爲疑兵蓋中小皆雜用之而史文代以黃字黃者四歲以下何可雜之兵間邪

阿

隸釋漢穀阬碑陰云其間四十人皆字其名而繫以阿字如劉興阿興潘京阿京之類必編戶民未嘗表其德書石者欲其整齊而強加之猶今閭巷之婦以阿挈其姓也成陽靈臺碑陰有主吏仲東阿東又云惟仲阿東年在元冠幼有中質又可見其年少而未有字抱朴子稱禰衡游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某或以姓呼之爲某兒三國志呂蒙傳注魯肅拊蒙背曰非復吳下阿蒙世說注阮籍謂王渾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原注渾子戎）皆是其小時之稱也（原注亦有以阿挈其字者世說桓公謂殷淵源爲阿源謝太傅謂王修齡爲阿齡謂王子敬爲阿敬）婦人以阿挈姓則隋獨孤后謂雲昭訓爲

阿雲唐蕭淑妃謂武后爲阿武韋后降爲庶人稱阿韋劉從諫妻裴氏稱阿裴吳湘娶顏悅女其母焦氏稱阿顏阿焦是也亦可以自稱其親焦仲卿妻詩堂上啟阿母阿母謂阿女是也亦可爲不定何人之辭古詩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三國志龐統傳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晉書沈充傳敦作色曰小人阿誰是也原注亦有作何誰者晉劉寶崇讓論不知何誰最賢不知何誰最不肖阿者助語之辭古人以爲慢應聲老子唯之與阿相去幾何今南人讀爲入聲非原注魏志東夷傳東方人名我爲阿

幺

一爲數之本故可以大名之一年之稱元年長子之稱元

子是也又爲數之初故可以小名之骰子之謂一爲幺是也爾雅幺幼注曰豕子最後生者俗呼爲幺豚故後人有幺麽之稱說文幺小也象子初生之形幼字從幺亦取此義漢書食貨志王莽作錢貨六品小錢幺錢幼錢中錢壯錢大錢貝貨五品大貝壯貝幺貝小貝及不盈寸二分者布貨十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隋書律曆志凡日不全爲餘積以成餘者曰秒度不全爲分積以成分者曰篾其有不成秒曰麽不成篾曰幺班彪王命論幺麽尚不及數子蔡邕短人賦其餘尪幺晉陸機文賦猶絃幺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郭璞螢火贊熠熠宵行蟲之微幺盧諶蟋蟀賦享神氣之幺妙竝用此字

唐書楊炎傳盧杞貌幺陋宋史岳飛傳楊幺本名楊太太年幼楚人謂小爲幺故曰楊幺俗作么非

元

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官本籍曰元籍本來曰元來唐宋人多此語後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原者再也（原注）爾雅原再也易原筮周禮馬質禮記月令原蠶文王世子末有原漢原廟之原皆作再字解（原注）漢書注師古曰原重也言已有正廟更重立也與本來之義全不相同或以爲洪武中臣下有稱元任官者嫌於元朝之官故改此字（汝成案）月令無原蠶字

古人亦有稱原官者後漢張衡應間曩滯日官今又原之注爾雅曰原再也衡爲太史令去官五載復爲太史令故

曰原之然則原官乃再官之義也

寫

寫說文曰置物也詩駕言出游以寫我憂既見君子我心寫兮（原注傳曰寫輸寫也）周禮稻人以澮寫水儀禮特牲饋食禮主人出寫嗇于房禮記曲禮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原注傳注之器中）韓非子衛靈公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其狀似鬼神子爲聽而寫之國語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史記秦始皇紀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蘇秦傳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新序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周髀經笠以寫天上林賦肸蠁布寫漢書賈捐之傳淮南王盜寫虎符令人

以書爲寫蓋以此本傳於彼本猶之以此器傳於彼器也〔原注〕說文賸移書也徐氏曰謂移寫之也始自特牲饋食禮卒筮寫卦注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漢書藝文志孝武置寫書之官河間獻王傳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路溫舒傳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霍光傳山又坐寫祕書師丹傳吏私寫其草淮南子說山訓竊簡而寫法律孔安國尚書序更以竹簡寫之至後漢而有圖寫〔原注〕李恂傳繕寫〔原注〕盧植傳之稱傳之至今矣

今人謂馬去鞍曰寫貨物去舟車亦曰寫與器之瀉者不寫義同後漢書皇甫規傳旋車完封寫之權門晉書潘岳傳發槅寫鞍皆有所憩說文作卸舍車解馬也讀若汝南

人寫書之寫

行李

古者謂行人爲行李亦曰行理左傳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皆作李昭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不至作理國語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賈逵曰理吏也小行人也漢李翕析里橋郙閣頌行理咨嗟（臧氏曰李理通用管子法法篇臯陶爲李大匡篇國子爲李房注獄官也李理同漢書蘇建傳黃帝李法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故稱其書曰李法）至唐時謂官府導從之人亦曰行李舊唐書溫造傳左拾遺舒元褒言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令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敕曰憲官之職在指佞

觸邪不在行李豈其不敢稱鹵簿而別爲是名邪

耗

今人以音問爲耗起自後漢書章德竇皇后紀家既廢壞數呼相工問息耗注引薛氏韓詩章句曰耗惡也息耗猶言善惡也

量移

唐朝人得罪貶竄遠方遇赦改近地謂之量移舊唐書元宗紀開元二十年十一月庚午祀后土于脽上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二十七年二月己巳加尊號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量移字始見於此李白贈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詩云潮水還歸海流人却到吳相逢問愁苦淚

盡日南珠白居易貶江州司馬自題云一旦失恩先左降三年隨例未量移〔原注〕量讀平聲及遷忠州刺史又云流落多年應是命量移遠郡未成官故韓愈自潮州刺史量移袁州有遇赦移官罪未除之句而宋史盧多遜貶崖州詔曰縱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今人乃稱遷職爲量移誤矣

罘罳

罘罳字雖从网其實屏也漢書文帝紀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崔豹古今注曰罘罳屏之遺象也臣朝君行至門內屏外復應思惟罘罳復思也〔原注〕釋名罘罳在門外罘復也罳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漢西京罘罳合板爲

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於今郡國廳前亦樹之（原注）今人謂之影壁 考工記匠人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注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廣雅罘罳謂之屏越絕書巫門外罘罳者春申君去吳假君所思處也（原注）春申君相楚使其子爲假君治吳 魚豢魏畧黃初三年築諸門闕外罘罳參考諸書當從屏說又五行志劉向以爲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罘罳在其外諸侯之象也則其爲屏明甚而或在門內或在門外則制各不同耳鹽鐵論祠堂屏閣垣闕罘罳董賢傳外爲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甚盛王莽傳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罘罳曰毋使民復思也後漢書靈帝紀中平四年二月己亥南宮內殿罘罳自壞（原注）杜子美大雲寺贊公房詩紫鴿下罘罳

酉陽雜俎曰今人多呼殿榱桷護雀網爲罘罳誤也禮記明堂位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注云屏謂之樹原注爾雅釋宮文今桴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原注正義曰漢時謂屏爲桴思解者以爲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案匠人注云城隅謂闕桴思也漢時東闕桴思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桴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桴思亦引廣雅及劉熙釋名爲證作書者殷成式蓋唐時有呼護雀網爲罘罳之目故史言甘露之變宦者扶上升輿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而溫庭筠亦有罘罳晝捲閶闔夜閉之句矣

罘罳字有作桴思者禮記明堂位注有作浮思者考工記注並見上有作罦罳者博雅罦罳謂之屏有作復思者水經注象魏之上加復思以易觀又云譙城南有曹嵩冢冢

北有廟堂榱櫨及柱皆彫鏤雲矩上復思已碎有作罳思
者宋玉大言賦大笑至兮摧覆罳言一笑而垣屏為之傾
倒也若摧護雀網亦不足大也
陳氏禮書曰古者門皆有屏天子設之於外諸侯設之於
內禮臺門而旅樹旅道也當道而設屏此外門之屏也治
朝在路門之外天子當宁而立宁在門屏之閒此路門之
屏也國語曰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此寢門內之屏也詹
廟疏屏天子之廟飾此廟門之屏也月令天子田獵整設
于屏外此田防之屏也晉天文志屏四星在端門之內近
右執法然則先王設屏非苟然也

場屋

場屋者於廣場之中而爲屋不必皆關科試士之地也隋書音樂志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亘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達旦以縱觀之至晦而罷故戲場亦謂之場屋唐元微之連昌宮辭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

豆

戰國策張儀說韓王曰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姚宏注曰史記作飯菽而麥下文亦作菽古語但稱菽漢以後方謂之豆今按本草有赤小豆大豆之名本草不皆神農所著越絕書丙貨之戸曰赤豆爲下物石五十己貨之戸曰大豆爲下物石二十越絕書亦非子

貢所作漢書楊惲傳種一頃豆落而爲萁

陘

今井陘之陘古書有作鈃者穆天子傳至於鈃山之下原注今在常山石邑縣鈃音邢是也有作研者漢書地理志上黨郡有石研關是也有作岍者晉書石勒載記使石季龍擊託候部掘咄哪于岍北大破之是也有作硜者晉書胡奮傳頓軍硜北是也有作陘者揚子法言山陘之蹊是也有作徑者李尤函谷關賦於北則有蕭居天井壺口石徑貫越代朔以臨北庭是也

豸

莊子在宥篇災及草木禍及止蟲止當作豸古止豸通用

左傳宣十七年庶有豸乎豸止也

闕 汲成案左傳臧紇斬鹿門之闕此衍孫字

關者所以拒門之木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左傳臧孫紇斬鹿門之關呂氏春秋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賈誼新書豫讓曰我事中行之君與帷而衣之與關而枕之魯連子譬若門關舉之以便則可以一指持中而舉之非便則兩手不能關非益加重手非加罷也彼所起者非舉勢也皆謂拒門之木後人因之遂謂門爲關也 原注周禮司關注關界上之門

史記謂拒門之木爲關漢書楊惲傳有犇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趙廣漢傳斬其門關而去宋書少帝紀突走出昌

門追者以門關踣之王鎮惡傳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唐書李訓傳關者欲扃鑰之爲中人所叱執關而不能下

宙

說文宙舟輿所極覆也此解未明淮南子覽冥訓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高誘注宙棟梁也似合宙字從宀本是宮室之象後人借爲往古來今之號耳原注說文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

石炭

今人謂石炭爲墨按水經注冰井臺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然之難盡亦謂之石炭是知石炭石

墨一物也有精麤爾〔原注〕史記外戚世家竇少君爲其主入山作炭後漢書黨錮傳夏馥入林慮山中親突煙炭皆此物也北人凡入聲字皆轉爲平故呼墨爲煤而俗竟作煤字非也玉篇煤炱煤也韻會煤炱灰集屋者呂氏春秋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高誘曰煤室煙塵之煤也素問黑如炲者死注炲謂炲煤也唐張祜詩古牆丹雘盡深棟墨煤生李商隱詩敵國軍營漂木柹〔原注〕方吠反按說文當作柹削木札樸也後漢書方術楊方傳風吹札柹前朝神廟鎖煙煤温庭筠詩煙煤朝奠處風雨夜歸時是煤乃梁上

煙煤之名非石炭也崔銑彰德志作𤈦（原注）志曰安陽縣龍山出石炭入穴取之無窮取深數百丈必先見水水盡然後炭可取也炭有數品其堅者謂之石軟者謂之𤈦氣愈臭者然之愈難盡水可以煎礬終不若晉絳者云　按玉篇廣韻並無𤈦字

終葵

考工記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原注）注終葵椎也為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禮記玉藻終葵椎也方言齊人謂椎為終葵馬融廣成頌翬（原注）揮同終葵揚關斧（原注）廣雅作柊楑　蓋古人以椎逐鬼若大儺之為耳今人於戶上畫鍾馗像云唐時人能捕鬼者元宗嘗夢見之事載沈存中補筆談未必然也（原注）五代史吳越世家歲除畫工獻鍾馗擊鬼圖　魏書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則古人固以鍾葵為辟邪之物矣（趙氏曰）終葵字辟邪意葵字傳譌而捉鬼之說起于此也蓋終葵本以逐鬼後世以

其有辟邪之用遂取爲人名流傳既久則又忘其辟邪之物而意其爲逐鬼之人乃附會爲眞有是食鬼之人姓鍾名馗者耳天中記補筆談所載皆不足信而唐時每歲暮以鍾馗與曆日同賜大臣多有謝表則訛謬相傳已非一日也又有淮南王佗子名鍾葵有楊鍾葵丘鍾葵李鍾葵慕容鍾葵喬鍾葵（原注北史既人諱傳作喬鍾馗又恩倖傳末有宮鍾馗馗字兩見而楊義臣傳仍作喬鍾葵）段鍾葵于勁字鍾葵張白澤本字鍾葵唐書有王武俊將張鍾葵（原注通鑑作終葵）則以此爲名者甚多豈以其形似而名之抑取辟邪之義與左傳定四年分康叔以殷民七族有終葵氏是又不可知其立名之意也

魁

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爲文章之府（錢氏曰天官書奎爲封豕爲溝瀆不云文章之府宋初五星聚奎說者謂孔子爵人奎婁爲魯分野儒教當興之象特史官傳會之

詞學校祀魁星雖非古禮然新定續志學校門云魁星樓爲一邑偉觀其上以奉魁星則是南宋時已有之矣故立廟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爲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爲鬼舉足而起其斗不知奎爲北方元武七宿之一錢氏曰奎西方七宿之一非北方也魁爲北斗之第一星所主不同而二字之音亦異今以文而祀乃不于奎而于魁宜乎今之應試而獲中者皆不識字之人與又今人以榜前五名爲五魁漢書酷吏傳所置皆其魁宿游俠傳閭里之俠原涉爲魁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原注天文北斗魁爲首末爲杓淮南子注斗第一星至第四爲魁第五星至第七爲杓故言根本者皆云魁說文魁羹斗也趙宧光曰斗首曰魁因借凡首皆謂之魁其見於經者書允征之殲厥渠魁記曲禮之不爲魁注人能則執兵

而陪其後然則五魁之名豈佳語哉或曰里有里魁市有市魁皆長帥之意要非雅俊之目原注呂氏春秋有魁士名人此用魁字之始國語周王孫以爲魁陵糞土溝瀆韋昭解小阜曰魁列子以吾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史記趙世家嬴姓將大敗荊人於范魁之西鮑宣傳白首者艾魁壘之士揚雄傳甘泉賦冠倫魁能陸機感丘賦羅魁封之纍纍又文選潘岳笙賦統大魁以爲笙李周翰曰大魁謂匏中也又儀禮士冠禮素積白屨以魁柎之注魁蜃蛤近時人好以魁命名亦取五魁之義古人以魁命名者絕少左傳有鄭魁壘盧蒲就魁呂氏春秋齊王殺燕將張魁

桑梓

容齋隨筆謂小雅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並無鄉里之說而後人文字乃作鄉里事用愚考之張衡南都賦云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眞人南巡覩舊里焉蔡邕作光武濟陽宮碑

云來在濟陽顧見神宮追惟桑梓褒述之義陳琳爲袁紹檄云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肅恭漢人之文必有所據齊魯韓三家之詩不傳未可知其說也（原注胡三省通鑑注桑梓謂其祖父之所樹者）以後魏鍾會與蔣斌書桑梓之敬古今所敦晉左思魏都賦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陸機思親賦悲桑梓之悠曠愧蒸嘗之弗營贈弟士龍詩迫彼窀穸載驅東路纏其桑梓肆力上墓贈顧彥先詩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爲魚百年歌辭官致辭歸桑梓潘尼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詩邦祁大邦惟桑與梓贈滎陽太守吳子仲詩垂翟豈他鄉迴光臨桑梓潘岳爲賈謐作贈陸機詩旋反桑梓帝弟作弼陸雲

答張士然詩感念桑梓域髣髴眼中人（原注）丸愍望龍門而娛顧攀緒桑而感泣袁習與亥孝敬於帝莊兮德言懷於德桑閣式復羅尚書人懷桑梓劉琨上愍帝表荐賞之敬在心桑梓之情未克袁宏三國名臣贊于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宋武帝復彭沛下邳三郡租詔彭城桑梓本鄉加隆攸在文帝復丹徒租詔丹徒桑梓綢繆大業攸始謝靈運孝感賦戀邑墳而縈心憶桑梓而零淚曾吟行東方就旅逐梁鴻去桑梓何承天鐃歌順言桑梓思舊遊鮑照從過舊宮詩嚴恭履桑梓加敬覽枌榆梁武帝幸蘭陵詔朕自違桑梓五十餘載劉峻辯命論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江淹擬陸平原詩明發眷桑梓永歎懷密親則又從南都賦之文而承用

之矣　按古人桑梓之說不過敬老之意說苑常樅謂老子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邪常樅曰嘻是已此於詩爲興體言桑梓猶當養敬而況父母爲人子之所瞻依

胡嚨

說文胡牛頷垂也徐曰牛頷下垂皮也釋名胡互也在咽下垂能斂互物也詩狼跋其胡狼之老者頷下垂胡漢書郊祀志有龍垂胡頷下迎黃帝師古曰胡頸下垂肉也金日磾傳捽胡投何羅殿下晉灼曰胡頸也張敖傳仰絕亢而死注蘇林曰亢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也後漢書請爲諸君鼓嚨胡太元經七爲嘏啪范望解謂喉胡也古人讀

侯爲胡息夫躬傳師古曰咽喉嚨即今人言胡嚨耳

胡

說文胡牛顄垂也从肉古聲（原注）說文旛幅胡也臣鉉等曰胡幅之垂者也亦取下垂倨義續漢輿服志聖人見鳥獸有冠角顄胡之制是也詩曰狼跋其胡狼之老者顄下垂胡故以爲壽考之稱詩曰胡考之寧傳曰雖及胡耇（原注）釋名胡耇咽皮如雞胡也諡法彌年壽考曰胡保民耆艾曰胡陳有胡公而蔡仲及周厲王名胡似亦皆取此義（原注）晉王胡之字修齡　考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謂戈鋒之曲而旁出者猶牛胡也周禮大行人侯伯七十步立當前疾注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禮記深衣袂圜以應規注謂胡下也下垂曰胡方言凡箭鏃胡

合羸者郭璞解胡鏑在於喉下則亦取象於牛胡也又國名今之胡姓以國爲氏或以謚爲氏者也又與何字義同如胡能有定胡然而天胡斯畏忌之類（原注箋云胡之言何也）見於經傳如此而已史記匈奴傳曰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蓋必時人因此名戎爲胡（原注趙世家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注林胡樓煩東胡爲三胡武靈王言襄王并戎取代以攘諸胡謂之諸胡者從左傳之言羣狄）而下文遂云築長城以拒胡是以二國之人而槩北方之種一時之號而蒙千載之呼也（原注稽之羯本地名上黨武鄉縣羯室晉時匈奴別部人居之後因號胡戎爲羯）蓋北狄之名胡自此始而考工記亦曰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春秋北燕僅再見於經而於越至哀公時始盛以此知考工之篇亦必七國以後之人

所增益矣又虜者俘獲之俘也禮獻民虜者操右袂公羊傳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仲連所謂虜使其民韓非所謂臣虜之勞（原注史記李斯傳嚴家無格虜索隱曰虜奴隸也）而戚夫人歌所謂子爲王母爲虜東方朔答客難所謂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者也故漢高帝言虜中吾指而罵婁敬爲齊虜戾太子罵江充爲趙虜水經注臨淄外郭世謂之虜城言齊湣王伐燕燕王噲死虜其民實居郭因以名之是矣自南北朝以後其名遂以加之北翟亦習而不察也

草馬

爾雅馬屬牡曰騭牝曰騇郭璞注以牡爲騭馬牝爲草馬

魏志杜畿傳爲河東太守課民畜牸牛草馬晉書涼武昭王傳家有騧草馬生白額駒魏書蠕蠕傳賜阿那瓌父草馬五百匹吐谷渾傳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隋書許善心傳賜草馬二十匹原注廣韻牝馬曰騲顏氏家訓有云騲騭今人則以牡爲兒馬牝爲騍馬而唯牝驢乃言草驢

草驢女猫

今人謂牝驢爲草驢北齊書楊愔傳選人魯漫漢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是北齊時已有此語山東河北人謂牝猫爲女猫隋書外戚獨孤陁傳猫女可來無住宮中是隋時已有此語

雌雄牝牡

飛曰雌雄走曰牝牡雉鳴求其牡詩人以爲不倫之刺然亦有不一者周禮疏引詩雄狐綏綏走亦曰雄書牝雞無晨飛亦曰牝今按經傳之文不止於此如詩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左傳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莊子猨徧狙（原注音旦）以爲雌焦氏易林雄犬夜鳴雄𪏰在後晉書五行志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雌雄各一木蘭詩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皆走而稱雌雄者也爾雅鶨鶝其雄鵲牝痺山海經帶山有鳥焉其狀如鳥五采而赤文名曰鵸鵌是自爲牝牡陽山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五采以文是自爲牝牡名曰象蛇則飛而稱牝牡者也龍亦可稱雌雄左傳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

雄是也蟲亦可稱雌雄列子純雌其名大䝉純雄其名稺蜂是也介蟲亦可稱雌雄莊子注司馬云雄者黿類雌者鼈類是也人亦可稱雌雄管子楚人攻宋鄭令其人有喪雌雄莊子魯哀公之言哀駘他曰且而雌雄合乎前是也虹亦可稱雌雄詩疏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是也（原注容齋三筆引宋玉賦雄風雌風及師曠占有雄雷雌雷之說）干支亦可稱雌雄史記索隱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訾曰雄在甲雌在子是也金亦可稱雌雄王子年拾遺記禹鑄九鼎擇雌金爲陰鼎雄金爲陽鼎是也石亦可稱雌雄續漢郡國志皮耶出雄黃雌黃是也符契亦可稱雌雄隋書高祖紀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一唐

六典太府寺置木契九十五隻雄付少府將作監雌留太府寺是也箭亦可稱雌雄遼史儀衛志木箭內箭為雄外箭為雌皇帝行幸則用之還宮勘箭官執雌箭東上閤門使執雄箭是也原注亦可稱牝牡宋沈括筆談大駕鹵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謂之雄牡箭牝謂之闘仗箭本胡法也熙寧中罷之草木亦可稱牡周禮牡橭牡蘜原注謂蘜之不華者檀弓牡麻爾雅牡菣牡蕡牡茅儀禮注牡蒲史記封禪書牡荊本草牡桂是也車箱亦可稱牝考工記牝服正義云車較即今人謂之平鬲皆有孔內幹子於其中而又向下服故謂之牝服是也管鑰亦可稱牝牡漢書五行志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月令注鍵牡閉牝也正義凡鏁器入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是也棺蓋亦可稱牝牡禮記

喪大記君蓋用漆正義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是也瓦亦可稱牝廣韻瓪牝瓦是也五藏亦可稱牝牡靈樞經肝心脾爲牡藏肺腎爲牝藏是也齒牙亦可稱牡說文牙牡齒是也原注徐曰此於齒爲牡也九經字樣作壯齒病亦可稱牡史記倉公傳牡疝是也星亦可稱牝牡天文志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是也原注洪范珠林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訾日雄在甲雌在子大抵以十干爲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爲歲陰故謂之雌但畢訾爲月雌雄不可曉今之言陰陽者未嘗用雌雄二字也鄭顥傳引易雌雄祕歷今亡此書五行亦可稱牝牡左傳水火之牡也是也銅亦可稱牝牡抱朴子灌銅當以在火中向赤時有凸起者牡銅凹陷者牝銅是也若淮南子云北斗之神有雌雄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而隋書經

籍志有孝經雌雄圖三卷　五代史四夷附錄高麗王建進孝經雌圖一卷載日食星變不經之說則近於誕矣原注後周有典牝共牡上士中士以牝牡名官劉氏曰攷國語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淮南子墜形訓丘陵為牡谿谷為牝又牝土之氣御于玄天又所謂地利者左牡而右牝楊氏曰古六陳三曰牝陳四曰牡陳是也

日知錄集釋卷三十二終